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祝文勸農文附

謁夫子廟以下並建陽作

昔者聖門弟子莫不以治邑為難况今之邑尤難於夫子之時
某之才不足進於弟子之列特以格法來領民社其何以慰塞
是邦父兄耆舊之心哉抑權力雖輕法令雖密若夫離於理而
背於訓者某不忍為也况夫子巍然臨之乎

謁諸廟

國家秩祀百神選任群吏以為民也吏無愧於民斯無愧於
神矣神有德于民斯有德於吏矣某與神皆當勉之敢告

縣土地

某試邑於茲欲與神人相安視事之始敢告
士師

然 歎者人命之所繫也今之令奪於他事不得盡心焉某也何敢

文公丙戌春祀

嗚呼巍文公宋之夫子翼之致亭建之闕里竹林蕭蕭下有
精廬於此授徒於此著書後千百年過者必式拜俯洒掃邑令
之職昔祀於寢今遷於堂配以高弟瞰如茲觴

勉齋

嗚呼觀其翁壻之際觀其師友之際可以知勉齋矣某為令於
茲始以勉齋侑食文公蓋當世士友之公論而非吾黨小子之
私情也

文公丙戌秋祀并奉安新祠

嗚呼事閔風教昔人下車入境之先務某來此三百日之後新
祠落成可謂勇矣乃以仲秋次丁率僚友奉籩豆於祠下惟先
生鑒之

勉齋

仲秋次丁諸生脩祀于文公先生新祠以勉齋先生配

文簡劉公

某昔與以童子拜父執于朝今與士友拜鄉先生於學嗟夫年
邁而時去學惰而智昏平生所聞於公者廢忘盡矣然為斯邑
聽訟治賦未敢失儒者大指抑公實教誨之

文公 丁亥春祀

今天子請四書傳註追儒懷宗親洒宸翰師坦公爵赫然光寵
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充鄒以下封爵皆後世有司所裁訂未
有議論定於當時褒崇發於獨斷如陛下之於先生者也敢因
舍菜敬奉遵豆以告

勉齋

諸生以次丁有事於太師信國文公先生之祠以勉齋配

文簡

士大夫爵高而德尊身歿而言立上之史官下之太常而朝無
貶詞祠之學宮列之先賢而里無異論如吾文簡公者可謂盛
矣某粵自稚齒嘗聞緒言謹率諸生共修春祀

文公 丁亥秋祀

某等既以仲秋上丁有事於先聖先師茲以次丁有事於文公
勉齋

某等茲以仲秋次丁有事於文公先生以勉齋配

文簡

某等釋菜於竹林精舍之翌日有事于文簡公之祠嗚呼敬之

至矣

水退謝諸廟

屬者水冒通衢邑人大恐某躬禱祠下中夕水退嗚呼神真無愧於血食矣不腆特帛以答靈貺

諸廟祈晴

嗚乎雨昔者雨禱而止田倍熟民大喜曾幾日雨不休民皇喜者憂民無辜咎在吏神其忍虧一簣決除霧舒陽光民歌舞神樂康

又庵小廟

嗚呼穀自布種下秧以至於秀實其成之艱矣農自于耜舉趾

以至於刈獲其致之勞矣忽雨不止坐妨收藏嗚呼成之艱致之勞者豈不甚可惜乎天乎神乎忍為之乎某憫農夫之勤苦悼小民之怨咨耳簷溜如聞啼號目嘉穀時如剖心髓奔走群望未臻佳應惟神受百年血食之奉主一方雨暘之權用敢躬謁祠下稽首祈哀神其驅掃陰霧軒露霽華既全歲功亦活民命

又蓋竹廟

嗚呼成一歲之稔難為數日之晴易昇其難者而不昇其易者豈神有愛於民歟抑吏之不肖無以媚神而然歟吏知罪矣雖然雨不止穀不收歲荒民流上帝震怒吏且誅殛則凡血食於

此土者其得漠然無情乎哉闔陰闢陽披霧出日在俄頃之間
耳敢奉鄰幣以祈

諸廟謝晴

嗚呼秋冬之交兼旬陰霾坐憂嘉谷化為荒萊惟神之仁謂民
孔懷哀歎雲歸岫杲日昭回場圃之間歡聲如雷晴未愆期雨
不為哉神于吾民真有恩哉乃挹澗泉注此一杯

庵山廟謝晴

嗚呼日在丁亥歛祠乞靈己丑雨止甲午遂晴青天白日萬里
開霽壯者腰鎌老者拾穗神之於民如鼓應桴酸酒瘠牲神勿
吐諸

蓋竹廟謝晴

九月庚辰至於乙未淫雨不止幾敗歲事甚恐懼齋綬乞靈於
神升車而簷溜止出郭而宇氣清歛廟而午霧開返舍而暮霞
出如是旬浹霽華被野里田相慶場圃畢功於乎神所以廟食
吾邑歷數百年如一日者豈偶然哉不腆卮酒敬答靈贖

奉安四君子祠堂

兩太史

嗚呼紹興之初相主和我孰折其議兩太史公朱遷故亭子為
儒宗范世有人喬木清風先賢有言志同傳同合而祠之疇敢
不共

兩聘君

嗚呼高皇南渡物色草堂值檜入相引身高翔阜陵勃興聘召
良齋拜疏不已拂衣歸來草堂節全良齋言立誰謂華高庶企
而及

文公 戊子春祀

嗚呼統緒淩續義理淩全先生之大造也歲月遄邁聞見日卑
後學大之耻也某與諸生修春祀于祠下進瞻德容退致遺編
敢不勉旃

勉齋

某往從勉齋于江淮方有軍旅之事不果北面執經焉歲晚來

來茲遂成大恨造其居田廬之蕭然讀其書義理之淵然嗚呼
足信勉齋之道矣春祀有嚴諸生推某初獻

文簡

嗚呼文簡公朝之名臣里之前輩而某先君子之執友也諸生
來告春祀某拜伏祠下惟謹

文公 戊子秋祀

古之人擇鄉而居擇而里遊東陽今洙泗也某俛仰三載治無
可紀其所以未為田里唾罵者非先生之緒言遺論有以教詔
之乎戊子秋祀於是某將授代矣徘徊祠下猶不忍去

勉齋

某既以勉齋侑食文公真陳二公聞而然之學者莫不然之嗚呼百世不可易矣

辭夫子廟

某為宰於茲無以淑艾其士撫柔其民秩滿而去有媿于言偃子賤之流多矣敢告

辭諸廟

某來無異績去無遺愛然三年之內圉空訟少吾民不識水旱神之賜也秩滿當去稽首祠下

土地

某三年依神而居一旦別神而去敢不告乎

仰山以下並袁州作

某少讀韓集知神功惠自唐至今又數百歲神於袁人眷顧因替袁人於神飲食必祭某剖符入境靈瓊首詣、時方多虞兵寡民弊眇然長慮何以為計惟神洋洋、左右上帝永相此方捍苗稼蠶民各樂生吏亦免戾神不我吐歆此醴幣

韓文公廟

嗚呼先生立身之名節垂世之文章史臣比之斗山不可學也至於出牧潮袁二州之人皆奉嘗之至今則某願師法其萬一焉視事之初敢告

夫子

仕於州縣皆嘗讀聖人之書者及夷攷其所為有不得罪於聖
門者幾何人哉某忝牧此州愚無他長他日倘不得罪於其民
斯不得罪於聖門矣敬謁學宮以告

諸廟

某為天子之吏但能輕刑薄斂拊摩天子之民而已至於禦災
捍患使水旱寇穰不能干犯非神孰尸之乎視事云始稽首祠
下

土地

某蒙恩來此既入州宅且視籀文矣微福於神庶克奠居

祈雨

某於茲守土荷神之休四封之內良苗滿野涉旬不雨已覺亢
乾一稔之望在民甚切常暘之咎在吏甚恐辨香稽首神其格
思油然而沛然以相歲事

諸廟再禱

某屬以庚子禱於祠下爰及癸卯天瓢翻瀉一溉之餘旱苗少
蘇俄復開霽焦卷如初連朝雨意風吹雲閣咎孰執哉由吏德
薄不腆鄰幣且謝且祈願續前功神亦有依

仰山謝雨

某丙午躬詣靈瑣甘雨隨應茂申雨猶未止黃埃赤日一變而
為冷風清露於乎非神其誰為之謹奉醴幣以謝

行宮并諸廟

某奔走群望旬浹於此癸卯之雨一溉而止丙午而後霖霖未
已稿者沾濡萎者奮起三日之霖麟筆所喜敬芎澗濱布諸祝
史

再祈雨

季夏不雨者踰旬幾害早稼神既沛然施惠矣初秋不雨者兼
旬將害晚稼神豈怒然忘情乎若守無狀咎以身當斯民何辜
願拜神惠興雲致雨俾歲有收

迎為仰四聖

某治無馨香民有愁歎于和致早職此之由然千里之人奉香

火如此之敬恭也

望雲霓如此之迫切也其平日之敬恭豈不

為今日之迫切地哉傾郭以迎避堂而事情益迫切禮益敬恭
矣神之威靈佛之慈悲必有以解焚煖而澤焦枯者某屏息以
俟

送神

某款靈瓊延颺馭二之日甘霖滂沱起未至申三之日油雲布
濩自午達酉雖未周浹起視四野生意盖濯々矣公宇喧卑詎
敢淹留敬率吏民齋餼送夫熟耕凍耘農夫之至勞翻雲覆
雨仙聖之餘事願終前惠少慰輿情

再祈雨

昔者之雨尚未沾足俄復開霽風日尤酷豈敬之在人者有勤
怠故功之在神者有斷續耶並拜非詣屢禱非瀆恐敗歲事以
為神辱神與天通不疾而速覆手河翻噓氣雲族縱非三登猶
可中熟尚享

辭夫子廟

學者學為忠孝而已某狂瞽妄發孤負明主有媿於忠貪戀榮
祿違去慈母有媿于孝聖恩寬大止收郡紱某將歸而內訟焉

韓文公

某與公異世繼為刺史無德於袁以此媿公被罪而行不敢不
告

仰山堵田

某孤身遠宦懼為親憂始至密有禱焉今蒙朝恩斥歸田里白
頭母子獲相保守神之賜也某以罪行不敢徘徊境內願瞻靈
瑣慨然感恧謹遣承信郎事務官王璽以不腆俸金薦之祠下

諸廟

某禱雨未獲被罪而去某不以身之去為恨而以郡之旱為憂
垂去之吏尚不能忘情於民如此况神千萬載血食於此哉倘
得一雨以採歲事吏雖罪去其甘如飴

謁南海廣利王廟以下並廣東作

某昔者讀祭禮而知海之尊讀韓碑而知神之靈茲以使事舟

出祠下辦香卮酒微福於神維粵之南去天尤遠民生今日凋
弊可哀某當推君之澤而致之民神當為民請命於帝庶幾田
里之內愁歎小寬嶺海之間苗害不作既天諸心復質諸神
到任謁諸廟

某竊惟幽明各有職去貪戢暴使賦役均刑政平部使者之職
也捍蓄除患使風雨調魚稻熟非神之職乎敬奉香幣以告

聖妃廟

某持節至廣人事妃無異於莆蓋妃之威靈遠矣某妃邑子
也屬時多虞惕然恐懼妃其顯扶嘿相使某上不辱君命下不
貽親憂他日有以見魯衛之士妃之賜也敢告

土地

某將詣按部既抵司存夫遠宦欲求水土相習寓居欲其與神
人相安也敢不有告乎

謁學

天子不以我為不肖付以一路耳目之寄昔者聞諸夫子曰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某雖不學敢不朝夕憂懼求其所謂不辱者
焉敬謁學宮以告

除漕謁學

戍久而士不飽糶多而民艱食今日上下之通患也上既妙選
常平使者專任糶事復使某就補漕臣之憂深責重上何以

裕國下何以寬民哉昔者聞諸夫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某力之所及不敢不勉

瀛溪祠

本朝至熙寧間事使多而法稍密矣先生於是時奉使嶺外能使遺民奉嘗之至今此後學之所當師法也詩不云乎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南海廟

某春持庾節秋視漕印或者榮之某實懼焉靜觀士風嘿察時事可憂可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此某之所以齋心服形微福於神也

聖妃廟

某由庾易漕見謂聚遷豈上之加惠於遠臣歟抑神之實私於邑子歟方今軍無宿儲民苦貴糶既有敗缺將為神羞神既臨其始必成其終視事之初謹奉瓣香以謁

土地

某茲由庾司挈入漕治雖曰受命於君豈敢不微福於神乎

辭學

某使南粵無善狀然田里疾苦察之熟矣蒙恩召對將以日擊身履者歸奏天子庶幾不辱君命之義

瀛溪祠

某踐先生之官居先生之宇晨出夕入如將見之君命有嚴歸
奏使事徘徊祠下猶不忍去

諸廟

某來南西載迭更度漕若間與漕舶皆嘗次攝無勞於國無德
於民一筆勾去孰云不宜茲蒙上恩歸奏使事面君省親臣子
至願望不及此神實福之謹奉辦香稽首以辭

土地

某居此期年幸無我疾得與其孥全璧而返神賜厚矣敢不告
行

江東謁學

以下並江東作

某於書少所通解而於司空城旦之書則尤未之讀也其何以
負荷一道犴獄之寄哉然嘗有聞於經矣曰欽恤曰哀憐云者
竊意自咎繇至於蘇公呂侯相傳之心法也某雖不敏請事斯
語庶幾不為聖門罪人

諸廟

上不以某為腐生擢領臬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在某不敢不
勉若夫使四封之內歲豐而盜息民和而訟少則又非某之所
能及者死事之始敬奉醴幣徼福于神

三賢祠

顏魯公

范文正

王梅溪

惟三公之孤忠大節如日行天有目咸仰至於齟齬於中而不

容苗落於外而甚安此亦學士大夫之所當法也某任於是邦
辦香致敬

諸廟祈雨

去歲一早至今創疾今茲之早復丁是時垂成之稼何忍敗之
予遺之民何忍餒之神之威靈民所憑依鞭苔雷霆呼吸畢箕
化歎為豐特一轉機敬奉醴幣肅拜以祈

社稷神

今茲之旱某既請於上帝禱于百神惟句龍棄土穀之祖人民
之主也風霆致雨之神也敢不有告乎其下膏澤以沃焦卷某
當率吏民以羞祀事

送鳴山

踰月苦旱祝史詞窮赤日黃埃蘊熱蟲、涉秋乃雨山澤氣通
青秧白水生意范、豈曰人為繫神與龍昔迎今饒敢不敬共
龍邊於湫神歸于宮惟賤有司慊、願豐隱憂暫紓大賜未終
尚嘉惠之甘棗前功

送玉淵龍水

自威靈之下臨帥吏民而嚴奉始風日之炎赫俄雲雷之撼動
既旬浹而遂雨果滂沛而瀕洞勅仙官而翻歌輟野史之抱甕
活原隰之槁枯蘇田里之疾痛仰潛蚪之至神念農扈之九重
返雪液於滄濤命緇流而諷誦忽瞬息而千里實變化之妙用

未無端倪去莫操縱辭香矯首蓋雖送而未嘗送也

諸廟祈雨

驕陽酷烈多稼焦卷將以質明辦香告虔語方脫口油然沛然
機緘之妙不自後先神之於民若篋若墳火流之月龜折之田
雖獲一溉未保十全繼今雨暘永無伏愆風伯魃鬼咸退舍焉
興雲於山起龍于淵如膏潤之以相豐年垂去之吏不忘奉
惟尔有神鑒此潔蠲

社稷

某五日京兆耳然不思以旱遺此民也敬奉香幣命祝史有禱
於尔神也神其興油雲以相暘烏之仁也起蟠鱗以洩膏澤之

屯也非特以接續一溉之功亦所以全活游飢之人也

諸廟謝雨

某垂去禱雨人哂其迂神獨顧歎如鼓應枹甘霖達旦焦卷者
甦臚原田今飴昔荼坐使愁歎轉為歌呼神功昭々汝忘之
乎卮酒不腆神必我享

社稷

早而禱國之典也禱而雨神之功也神之愛吏民如此吏民於
報本之禮敢不敬共

辭天子廟

某以諸生庶一道上不能將明天子之德意下不能消弭吾民

之愁歎視聖門使於四方而不辱命者有愧多矣蒙恩錫召敬詣學宮稽首以辭

三賢祠

某少慕先賢之風晚使番君之國民益悴州益貧求所以推上恩而廣道愛者未之能也蓋今之時視肅代間既異視慶曆淳熙亦大異有愧於三君子多矣解印遂行不敢不告

諸廟

某司臬茲土俯仰歲餘民雖貧而粗安田雖瘠而中熟使某不獲罪於田里而去者神之賜也謹奉辭香以告

土地

某遠宦多畏荷神之祐獲與其孥全璧而去不惑三宿浮屠則然未能忘情寧不堪

焚黃祝文

寶慶乙酉通奉大夫

先君之歿十有三年不肖孤皇孤行路萬里始忝朝籍而贈先君三品高呼所以顯揚其親者如此可謂微矣雖然國恩也君命也先君之教也敢不不告

紹定戊子正奉大夫

今上初郊詔加先君一秩明年不肖孤克莊試邑秩滿始奉綸命歸白松楸夫君恩未易報先訓未易承也敢不懼哉

紹定辛卯宣奉大夫

去秋天子於有事於明堂加惠溥率無間幽隱克莊雖觸罪奉祠猶得以追崇先君嗚乎罔極之恩不可報已往之過不可追方來之善猶可勉也惟忠惟孝可答君父敢奉將命以告

紹定癸巳銀青

迺者明禮禮成祭澤優渥小大之臣皆得以榮其親於是先君復進兩秩夫官至二品其儀與物亦稍異矣豈非聖王之隆恩先君之盛德乎克莊等謹奉所謂葦錦綢袋者白之松楸

嘉熙丁酉特進

去秋禮祀先君以三子陞朝進秩二等明年冬克莊免官還里

克遜懷詔過家克剛方忝邑寄命楚共奉制書白於墓下自官制行而特進為丞相官寵光之萃戶門極其厚矣忠孝以報君父可不勉乎

嘉熙己亥少保

亞保古之三孤今之一品仕而致身於此者幾何人哉沒而累官至此者又幾何人哉惟朝廷之優恩與門戶之積慶敬奉綸言白之松楸

淳祐癸卯少師

國家於祭澤無所靳於贈典有所止師臣極品不可以復加矣然音容之隔一世矣宰上之木参天矣諸孤或仕或止燎黃者

七始拜今命寵光之隆異歲月之久長雖榮也亦所以為懼也
惟忠惟孝盡各勉旃

淳祐己酉齊國

去秋裡霈吾母自魏封齊綸言及門已不及見於乎若子若孫
謂迎錦誥拜於膝下安知乃奉器章燎於原頭耶逝者有知必
歆君命嗚呼哀哉

端平乙未安人

日者國有慶典中外命婦序進有差而君早夭獨不及見茲以
祭澤始霑再命夫死生契濶人世之至痛也存沒哀榮朝廷之
異恩也日吉時良燎黃於阡君其敬共以答休寵

淳祐癸卯宜人

屬者裡祀上有異思如惠群臣及其妻息強甫恭初補宜人加
三命於是西樓宰木已拱嗚呼白日長夜之訣余固已沉恨於
一生矣昭天漏泉之澤君得無少懈於九原哉

淳祐己酉恭人

頃侍旃屢記禮徹章叨奉綸言進秩元士雖不旋踵去國然祭
澤之行無間中外明甫登臨仕恭人加封爵嗚呼父子夫婦蒙
被國恩如此將何以為報哉敢告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趙仲白墓誌銘

仲白諱庚夫宗室潁川郡王之後曾大父某知鄂州大父某父某始為閩人仲白少玉立風度如僊書一覽默記盡卷不脫一字為文章神速兩試禮部不中第用取應補官久之不調畿漕辟嘉興府海鹽縣酒務府公王舍人介檄權青龍鎮勢家或為大商地匿稅巨萬仲白捕治之急勢家誣訴于外臺鍛鍊成其罪坐亭官王舍人抗論力爭于朝不報仲白既廢杜門苦學貫穿百氏特邃於老易喜締書坐一榻下籌布著不已以為世道

隆替人事成壞皆繫乎數從方氏受水丹心獨神其術談禪尤
高朋友莫能語難其平生志業無所淺一寓之詩叢藁如小和
平冲淡之語可咀而語味憤悱悲壯之詞可愕而怒離流顛沛
之作可怨而泣也會中朝有知仲白前事寃者得復原官於是
淮蜀交辟而仲白死矣仲白性不妄交與潘檉趙師秀論詩曾
極論參同契輒暗合遇貴公張讌廣坐命題衆賓方嘖呻營度
仲白已飛筆滿軸神色自得蓋其所挾高未嘗蘄歷人而每出
人上故愛仲白者寢少嚴而忌之者衆矣仲白家貧不屑治生
烏帽唐衣自號山中翁所居隙地總丈許而花竹水石之翫皆
備古梅一株終日吟嘯其下其歸自海鹽也新脫酷吏手行李

蕩失妻子奔踣藍縷猶以兩夫舁一鶴自隨晚客京城聞鶴死
惋惜不食賦詩甚哀其情致風味如此嗚呼斯人不可復見矣
予觀昔之文人若相如李白世稱薄命然所為文親蒙天子賞
識給札捧硯之事極一時之榮焉近世林逋魏野皆以匹夫名
字流入禁中數下詔書徵聘仲白才追昔人會開禧嘉定間天
下多事三邊用武君相所急多才健功名之士而山林特起之
禮其廢已久由是仲白阨窮終身其文不達于天子徒為閑人
退士袖僧羽客誦詠歎息之具而已仲白卒於嘉定己卯二月
壬戌年四十七十一月庚申塋于城西七里甘露山配顧氏國
子博士杞女有高才與仲白如賓友男時願女二人時願吳謂

予子幸銘吾先人念昔與仲白遊二十年嘗約歲晚入山讀書
仲白棄予而夭行而無所詣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莫予攻也
急而莫予鞭也嗚呼悲夫仲白既明數前知死日訪其友寺丞
方公信孺求棺及死方公捐美槨殮之仲白詩最多自刪取五
百首所著有周易老子注山中客語青裳集予早知仲白顧今
學退才盡銘其墓有媿色至於拊其家教其孤行其文字於世
方公責也銘曰 萬山四圍君藏於斯所埋者骨不埋者詩後
千百年陵谷或夷讀君集者必封崇之

林沅州墓誌銘

公諱挺字仲成其先固始人八世祖著作平遷福清曾祖諱伯
材三舉進士不第祖諱格持奏名為建州司理參軍贈通議大
夫父諱適元符進士第四人事高宗皇帝再為中書舍人終龍
圖閣直學士贈少師母碩人范氏贈齊國夫人所生母劉氏贈
恭人公以父遺恩授承務郎監紹興府稅漳浦縣丞親年高求
監南嶽廟歷福建路提舉司幹辦公事待江南西路轉運司主
管文字闕丁劉恭人愛知潮陽縣除提領戶部犒賞所知沅州
秩滿乞閑主管雲臺觀改冲佑觀積階至奉直大夫爵開國男
慶元丙辰八月十日卒年六十九葬縣境大湖山之原累贈正
奉大夫公早失父母兄刻苦自勵事所生母盡孝撫教孤姪恩
誼至篤為小官數字職爭是非不肯屈理以拘勢潮陽時有旨

造戟艦州不出一錢符縣白科公為書條其不便守怒訶責愈峻公歲州符不行東擔欲去會詔寢其事潮州常賦外有身丁船頭鹽錢民困苛取公以樽節贏財代百姓兩年丁鹽之輸酒所時長官欲以利獻公奮然曰諸庫方告匱乃以酒本錢為羨餘是不為明日計乎遂不果獻嘗議欲以諸庫分隸諸郡不能提領一司後因陞對復言之沅逼蠻獠公之治以恩信為主而守備亦不廢民夷晏然諸臺上其治行公力求祠歸不復出矣公清謹嚴格外和內剛居家蒞官皆可師法人莫敢干以私終其身未嘗有求於人自中年即倦仕進及三子中第喜曰可以遂吾志矣蓋食雲臺冲佑之祿凡八年故人有氣力者欲相推引竟莫能致病草猶整襟危坐語家人曰吾平生無他恨獨挂冠不蚤尔其止足無羨豎疑有守亦得之天性非彊勉然也配宜人卓氏孝慈勤儉閨閫肅和誨子尤嚴先公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四人璟終從事郎知靖安縣壞今為朝奉郎主管鴻禧觀球朝奉大夫主管崇禧觀同登甲辰第璟終通直郎知海豐縣女三人長適朝奉郎通判臨江軍鄭元清次適進士陳自立次適宣教郎知光澤縣潘梅孫男九人公慶文林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門公永公奕迪功郎將樂縣主、簿公遇公哀公選公益公凱公恭孫女二人長適文林郎劉克莊次適進士鄭元善曾孫男女十三人初中書公為南渡名臣登侍從帥方面貴顯

矣及卒田廬蕭然幾不足自存公以孤童奮發門戶償而復起
衣冠日盛遂為大族然恬靜廉約之風累世不變所居縣之石
塘言家法者皆宗石塘林氏云公歿二十有八年嘉定癸未克
莊始誌其墓而為銘曰仕以蚤退為賢家以僅足為豐以此貽
後以此治躬庶幾於疏仲翁邵曼容之風乎大湖之所謾也萬
松孝夫過之必有作容丘夷谷湮斯民無窮

叔母方宜人坎誌代作

先母宜人方氏都官五世孫嫁時先君故貧曾祖母祖母尚亡
恙伯叔父姑妯娌皆聚庖合爨先君素重氣義任所得祿賜奉
親贍族外私室一黍雖器服急用有以空乏告者輒推予之先

母未嘗少屑意更自課麻桑箱筥之事敬飾薄味見者不識為
士大夫妻也既娶居益勤生葺家晝作夜息寒暑無休時僮汲
婢紡左右無惰人伏臘祠祭慶弔婚娶中外無廢禮蓋先君之
緒業賴以存其孤依以生諸孫大者非小者抱人謂免母憂勞
癯悴極矣而康愉壽祉之報未艾也嘉定元年三月壬辰以疾
終于寢年六十嗚呼天於厚薄修短之理何如耶將其孤不肖
天固奪之亟耶明年三月甲申合祔於先君石室墓原因泣血
書歲月於坎

林程鄉墓誌銘

繇九牧而下世居澄渚至尚書公徙齊谿烏嗚呼林氏之望於

莆久矣君諱沅字伯東贈正議大夫諱良翰之曾孫吏部尚書
諱大鵬之孫朝請郎知賓州諱寶儉之子以賓州遺恩入仕歷
廉之法掾廣之監倉困薦者循從事郎綱賞循儒林郎知梅州
程鄉縣嘉定壘赦循承直郎卒年五十八君少嗜學與君同硯
席者多擢第君獨不偶為人坦易外若無異同而內自重不苟
合初筮丁母莊夫人愛廉守使謂曰掾更旬日書第二考吾為
掾周旋印曆可乎君泣曰懷欺不忠匿喪不孝敢辭焉監倉膏
腴聞天下仕者貧往富歸以為常君取俸外錢別儲之比去以
輸公帑外臺驚曰廉吏也交薦之治程鄉尤有聲蠲役錢八千
緡石壁寨奸民葉八聚眾販鹽剽掠先時提刑捕逐不能得君

設重賞禽送經畧府梟首者三人境內清矣浮橋壞公輟俸營
之占者曰九良星在焉不可君笑曰有是哉竟其役遂屬疾不
起柩歸邑人哭送嗚呼占者之言然耶君偶自死耶昔郊子卜
遷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遷之五
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君亦以民為重身為輕而不惑于吉
凶禍福之說使過聖賢必錄之矣君前配趙氏南恩守師讜之
女繼謝氏肇慶府教授時之女一男慶老前葬來乞銘余祖母
令人君之姑也當尚書盛時齊谿園池甲一郡今朱門喬木儼
然亡恙而耆舊凋落盡矣不特興替滌悴之可悲也銘曰 癸
未十月君卒明年十月君寔辛酉維日甲辰維山瀨_溪之原賓州

之所葬書曰然其繼必蕃

方武成墓誌銘

嘉定壬午冬莆田寶謨方公卒配葉母林不幸繼卒明年君自
官下來奔喪盛暑營三窆距家可三十里余一日晨飯往勞後
夫見君若疢疢呻吟原頭余曰君羸瘠已甚即賜死柩泉下何
君猶自力封壙而返疾遂不瘳以八月朔卒君名左鉞字武成
開敏有膽智非角拔廣東漕解寶謨公使淮東兵驟起君窄衣
習刀槊善馳射益熟塞地事談兵寶謨公既廢不用益自放山
水間搜竒挾幽匹馬如飛君策蹇驢隨其後以登臨嘯咏為樂
短褐高帽風格散朗見者皆曰真方孚若子也壘叔君伯父守

梧持其表入賀補官授德慶府司法參軍歿時年二十五娶尚
書易公祓女一子肖焉余游君父子間久尚未知君能詩及瀑
上精舍成稍從余論質余未嘗深剖君亦不詳扣也既而怒張
突起語出奇崛如海鶴天驥一奮千里朋遊皆披靡退舍矣葉
公適長嘗曰此郎句法天成殆鬼神送與耶趙公汝談亦云武
成詩如數十年用功者其見重如此初寶謨公有勞於國暫斥
且復用君尤倣倪疎雋平居厭綺麗而嗜藍縷棄安逸而習粗
澁固異於袴襦子弟矣而天并奪之上而國失才臣也而下家
喪鉅子也哀哉甲申六月壬申易氏祔葬君於安田洋祖母林
夫人之墓曾祖憲湯江令祖崧卿京西轉運父信孺寶謨公也

銘曰 吾聞竒偉之士常在世間太白曼卿不死而仙信斯言也峭壁之上懸瀑之下安知吾武成者不追雲逐月來往而盤桓耶不然若斯人者豈其奄然而遂盡於九泉耶悲夫

閻阜山道士楊固卿墓誌銘

固卿楊氏名介如豐城縣梅仙鄉人父名廣母徐氏幼入閻阜山為道士寶慶元年卒年六十八葬南園之麓固卿學通倫類道書外禪宗方伎之說皆探骨髓聽者竦動開禧間薄遊邊畫冊不售歸山不復出拾墮薪糞三脚鉄鐺或遺衣履皆不受嘗主清江相堂觀一日諸文士集觀中倡酬視固卿一黃冠師蓬髻垢衣冥之坐隅甚易之句至固卿朗吟曰酒量春吞海詩肩

夜聳山坐皆駭伏有詩百餘號隱居集固卿無徒嗣弟伯椿姪至質同學道山中至質厚余請銘其藏余觀固卿介潔高遠凍餓自守樂而不改殆黔姜原憲之倫惜其異學殊飾說世絕物僅與弥明同傳而已銘曰 窮不求吟不憂歸茲立

卓推官墓誌銘

初艾軒林公有重名學子雲集門下高弟甚衆君居其間最幼諸老生往避席十五拔鄉解于斯時也君志氣畧如孫策下江東時然南宮累戰不利及奉紹熙癸丑廷對四十餘矣蓋流落州縣又四十年八十四以紹定己丑二月某日卒於乎命也夫命也夫君卓氏諱先字進之其先自扶風徙閩居于莆曾

祖某祖某父某從政即妣太安人鄭氏君文高而氣直據經是古以此屢損湯屋居官廉靖自守無老人日暮途遠之態為龍溪縣主簿歲旱疫君施藥多所全活太守傅公伯成聞而鬚髮為白檄君禱靈著廟返命雨至父老詣郡謝傅公曰此主簿雨也為永慶軍節度推官郡倚以治太守欲畀京剡君曰我素無榮望故心平而氣和一聞其端寸方擾、自此始矣辭焉為增城縣丞常可否邑事長官賴以寡過踰四考不得代經略使辟新會令君曰吾老矣落南忘返他日何以見魯衛之士復辭焉用省罷法去為建寧軍節度使推官元早松溪政和建陽浦城四邑仰食下流客米至是府禁米舟出城公爭曰四邑獨非建

民乎太守史公弥堅不以為忤益重之然君倦遊歸矣歲晚里居食獄祠之祿貧無甌石客至必命酒歌聲出金石遇空無時留客清談乃去中更祝融回祿之厄圖史器服皆盡人疑君不堪君亦不改其度夫人黃氏賢而好施先君二十年卒嘉定甲申君以夫人祔于典教里芹山先塋右為壽壙四子用光次用偉早世次用高後叔父允次用龍一女適趙時倘用光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君之柩合葬使來謁銘昔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君自重寡合而崇禧陳侯必聞清鄭令君煖皆稱不容口陳鄭一鄉善士也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為主君初筮為傳公所知傳公後貴顯終身敬君不衰

傳公一代端人也嗚呼君可以銘矣抑余有感焉世常謂才與名相須位與年不相持君有賈生終童之才而少不策名有公孫丞相貢大夫之年而晚不得位然則君自處雖無恨尚論人物者不能為君恨也銘曰
吁嗟君少嶠奇既期願不階哀庶自持吟自怡吁嗟天理難推巢見焚藁無遺今不銘後孰知

懼菴教先生墓誌銘

教先生諱陶孫字器之福州福清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贈承事郎母陳氏孺人少貧以學自奮嘗游於潮、爭執弟子禮淳熙庚子鄉薦第一律賦傳海內為式下第客吳中吳士從者雲集鉅冢名族率虛講席競迎致已而入太學中慶元己未第主

通州海門縣簿教授漳州辟酒所幹官改廣東轉運司主管文字用薦者改秩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正簿上登極轉奉議郎賜緋魚袋管華州西嶽廟臺疏鑄一秩寶慶三年十一月丁亥卒年七十四先生內負摩雲衝斗之氣而外自蟠屈寢趨平夷然長身龐眉軒昂驚俗與人交際機疎語簡知者以為質不知者以為亢惟漳牧趙公汝諧番禺帥楊公長孺尤敬愛趙詩律高無對壘者獨先生與倡酬楊性峻或面僞僚吏見先生必改容始不樂往溫陵州檄迫之行竟謁告去常平使者雅聞先生名行部至州佐先生已歸因上言教某可予祠矣先生起寒苦涉憂患明練世務歷官多可書而談者但目

以名儒自有載籍以來悉記覽亂籤叢帙披研鈔纂奇字與義
穿抉呈露諸文皆有氣骨可行世傳遠而天下獨誦其詩朱文
公在經筵以耆艾難立講除外祠先生送篇百曰當年靈壽杖
止合扶孔光趙丞相謫死先生為甲寅行以哀之語不涉權臣
也或為律詩托先生以行京尹承望風旨急速捕先生微服變
姓名去當是時也先生少壯忠憤鳴蹕于都邑大眾之區幾不
免矣卒幸免既退既老佑畢於寂寞無人之濱金壁易求先生
之隻字半句難致然先生詩名益重托先生以行者益衆而江
湖集出焉會有詔毀集先生卒不免於乎前世以言語得罪者
多矣種豆觀桃往哲深戒至本朝列聖好文憐才騷人雅士往

往以文墨受知簡齋放翁詩嘗驗矣先生之詩主乎忠孝不主
乎刺譏送朱哀趙之作發於情性義理之正碩截藁不輕出真
詩未為先生之福而贗詩每為先生之禍嗚呼悲夫先生奉親
孝拊弟有恩意娶崑山沈氏夫婦相嚴如賓室無妾媵躬執炊
爨其清若如此晚稍有俸錢即故山築宅一區買田百畝有詩
文若干篇未詮次沈夫人先三年卒拊東臯先塋子農師以紹
定二年四月庚申奉先生合葬書來速銘先生蚤游學四方所
交當世聞人白首還鄉輩行將盡名理幾熄深居罕出客至從
戶內搖手謝絕之新學晚生少覩其面至疑先生眉宇有異獨
喜與太學博士李君韶監南嶽林君公過往還若余者亦先生

所素厚也銘曰 議郎之秩華山之廟既畜於少護奪之菴卓
哉矐翁疇昔自號揭之碑顏以配貞曜

方子默墓誌銘

淳熙庚戌主司選補太學生以禮義廉恥謂四維命題莆田方
君子默奏賦第一自京師達嶺海操筆之士髡髻之童莫不誦
習摹擬望君如天神聲律遂擅天下祭酒司業每以得君為榮
然禮部亦以失君為媿嘉定戊辰始用庚子鄉舉恩奉大對擢
冠第二等辟楚州益城尉泰州海安鎮所至上官皆驚曰平生
聞方子默尚在州縣乎爭薦之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兼內外宗簿復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負場屋盛名白

首莖仕勤民憂職不以雅士勝流自居益城兵飢制置口使下
令賑濟半議半糶君乞全濟以檄行淮陰寶應二縣初置局縣
市君曰縣戶三萬市四千爾析局為七遐僻需惠為冢十餘區
以瘞暴骸在前真公德秀為守李君方子為僚泉人賢全真公
又賢二幙君常言滅門刺史破冢縣令此衰世事惟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而已真公擊節其賓主間議論風旨如此在洪秣
價偶平酒吏獻策令秋輸以秣代苗君曰秣貴稅賤常也今俾
權輸後為永例矣滕公強恕矐然罷之先是官令城中益肆各
出鏹易楮益僧魏彬請括責南昌新建口岸三十處益肆如城
中法君曰口岸異城市小販非巨賈鏹將安出卒罷括責始君

改秩以格不得入縣既佐二府又以格不得入倅故真公每以
仕晚用小為君恨焉君號一世宿儒而競畏挹損特甚於他人
與童子言必誠必敬性清儉敝裘故褐終身不易至居官則秋
毫不苟取將去海安舉例券九千緡歸之有司益使吳困歎伏
晚節倦遊兩奉業祠積階朝散即賜緋魚袋年七十二紹定元
年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終于家君諱阜鳴曾祖伯通擢進士第
為兵曹參軍祖子保獻書釋褐終漳浦尉父秉白贈散大夫所
謂草堂先生者也草堂當阜陵時外臺以孝廉薦傳家惟書數
厨君既仕累俸金買祀田事兄和父拊姪如子旬浹一會族党
勺羹杯飯常刮而食娶田安人先六年卒墓于城西龜紋峯之

陽子棧太學生次真孫次淮孫將以明年十月某日奉柩合塋
棧哭求銘余先君子與君同研席君於衆兒中願余獨異余為
建陽令廢學久矣君自江右歸方留錢十萬市坊書嗚呼余壯
而情君老而勤可媿也夫然受教四十餘年情誼素篤記江東
之先友傳襄陽之耆舊固後死者之責不容辭也銘曰 謂才
學不足以發身兮或英妙而奮飛謂科目果足以得士兮或華
皓而栖遲七秩非天兮外郎非卑其學山海兮所試髮絲嗚呼
後人兮徵此埋詞

鄭孺人墓誌銘

故海陽令陳令君諱坦之配孺人鄭氏以紹定元年二月六日

卒年五十一明年三月丁酉合葬于令君之墓子男二人珽修
職郎新吉州太和縣主簿瑄將仕郎孫男一人渥將仕郎女五
人長適文林郎潮州錄事參軍趙汝腴次適修職郎新監臨安
府排岸兼修船塢公事梁均餘在室孺人諱懿柔少習經傳至
釋老諸書皆口誦心記多識故事以元樞之女嬪相國之孫
門盛族大而能盡敬極孝尊於己者嚴之早於己者慈之內外
無間言有婦道焉令君歿孺人作冢舍靈岩山之東閉門自誓
閨閫肅然有妻道焉課男以彊誦訓女以歲史其持家以儉為
主然伏臘冠婚率禮毋違有母道焉珽泣謂余子辱與吾先人
游今吾母將葬盍銘乎余惟孺人帝華腴之勢而無驕侈之累
履變故之地而有潔白之操敬述其大概於誌若夫兩家爵里
世系在史氏不復著也銘曰
孺人母汪端明之女率我家法
作彼婦矩

韶州翁源令從政王君墓誌銘

余友王必成字宗可俊人也其塲屋聲六上春官不中第終於
寧德令其弟自成字志可吉人也未幾復終於翁源令里巷嗟
惜翁源君將葬孤時來乞銘余曰銘必有據也子之先人官薄
而事軼惡乎銘時袖書一卷載君世出言行無毫粟漏失余覽
之愀然曰是可銘已按君之先自泉徙莆曾祖某祖某贈朝議
大夫父某朝議大夫知常德府君以父任為徽州黟尉比去邑

無盜為南劍理掾俗狠刑繁君主剖獄無滯再考獄空州人以
為異事治翁源先教化惠邑少儒捐俸葺學以倡勵之立墟市
行保甲通商弭盜瘴俗甦息不幸半載病卒秩止從政郎年五
十三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也後八年紹定二年十月二日
塋於塘基井山之原前夫人方氏先祔祖塋與君同山異壠今
夫人林氏三子嘉早卒次時次昂、為叔父後三女長適戴守
中次適蔡若公次未行君樸茂寡言笑居官尤不喜游飲僚友
每曰王君在座殊令人不樂尉有獲盜上州者君鞠其獄尉託
郡僚懷黃金為餉君大驚謝絕之尉慙曰理掾卻吾金敗吾賞
矣獄上尉論賞如格初徽守趙卿希遠劍守未公端常嘗以大
小狀薦君、自不汲故莫有繼薦者或為移書求職司君寘架
上書生塵卒不取觀時所記君遺事類如此又曰吾父平生無
他廉退二字而已夫不受金不覓舉士之常事非卓行也揭常
事為卓行於乎世變為之也若君之所自守豈非澆薄之祥瑞
叔季之廉退歟然而榮塗華軌夢想絕企先疇舊廬尺寸不增
老選調位不足達志歿嶺表祿不足迓喪嗚呼廉退為之也銘
曰 吾嘗游君兄弟之間長君彬、少君謙、然寧德無一名
之遂翁源有終身之淹嘆夫昇不肖者常豐予善人者常廉莫
致詰於茫昧庶有光於幽潛

福清林氏自南渡百年號禮法家君曾祖通龍圖閣直學士祖
珽知沅州父琢今為朝請大夫直祕閣為余妻十九年余宦不
遂江湖嶺海行路萬里君不以遠近必供嘗履舟蒿灘十口從
死獲生告身橐裝漂失且盡余方窘撓君夷然如平時又嘗泛
灘江柁折舟漩危在瞬息君亦無怖容余貧居之日多君節縮
營薪水未嘗歎不足即有祿米君奉養服用一不改舊蓋其儉
至惜一錢然於孤道則抽簪脫珥無所吝其仁至不可叱奴婢
然家務劇易粗細不戒而集余歷官行已退休之念常勇於進
為淡泊之味每醲於酣寤者君佐之也余調建陽令君已胃弱
惡食抵官且愈矣復感風痺神色迺好不類病人余垂滿君苦

脾洩餌歲丹黃芽百粒不止既亟父老香炬環匝縣門膜拜所
謂佛者為君祈安既逝邑人相弔如喪親戚既訖鄉之賢士大
夫皆唁余曰孝敬慈順可為內則者今亡矣君諱節封孺人生
於庚戌十一月十七日歿于戊子七月初六年三十九明年小
祥之翌日壬申塋于壽溪西劉之源男曰昌既冠曰昇女曰靖
曰繁昇與二女皆天庠生一男一女尚幼初祕閣公與黃宜人
夫婦賢聞一時君清約似父淑媛肖母歸予之年黃宜人卒又
三年舅侍郎卒執喪毀瘠泣慕終身事始太碩人恭敬謹處妯
娒柔順待族戚有恩義故自返柩至封坎六親之哭者皆哀而
秘閣公與吾母之悲憤傷痛過時而未平焉君有至性忠孝大

指皆暗與吾徒合往年虜騎大入余當從至帥督戰君適患懸
靡呻呼聒鄰壁余猶豫未發君曰婦病小梳虜入大恥若之何
以小妨大也余媿其言即日渡江臨絕尚惓惓姑父又以昌屬
余不忍袂余曰鯨余身拊而子不使君有遺恨焉君頷之而瞑
及是為雙墳復為舍以讀書休息而今而後可以終身俟命矣
乃納石藏中銘曰 黔婁於陵仲子之妻遠矣世之婦人鮮不
以富貴利達望夫子也君則異是以廉退為者好以義命為限
止也然彼健而此廢彼壽而此夭者則又何理也嗟乎君行
路之所哀况恩誼與倫紀也夫既無獲于彼則宜有傳於此也
嗚呼悲夫

卷第三十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墓誌銘

巴陵通守方君墓誌銘

方氏皆本長官為莆鉅宗長官六子秘書少監仁岳者其後尤
顯傳六世至君之曾祖監左承謀郎提舉廣東學事祖庭實左
朝散郎宗正少卿兩世俱贈太中大夫父或朝奉大夫知南恩
州贈中大夫君以父仕為藤州鐔津尉再調宜山丞會族兄寶
謨公信孺使虜軍前議和請君輔行遂以樞密督視行府準備
差遣為使屬虜許寶謨公見堂上餘班堂下君若爭虜不能奪
伴話者犯寧考嫌名君愠見責之又欲以佩刀易君劔君曰吾

指皆暗與吾徒合往年虜騎大入余當從至帥督戰君適患懸
癰呻呼聒鄰壁余猶豫未發君曰婦病小梳虜入大恥若之何
以小妨大也余媿其言即日渡江臨絕尚慍曰姑父又以昌屬
余不忍袂余曰鯨余身拊而子不使君有遺恨焉君頷之而瞑
及是為雙墳復為舍以讀書休息而今而後可以終身俟命矣
乃納石藏中銘曰 黔婁於陵仲子之妻遠矣世之婦人鮮不
以富貴利達望夫子也君則異是以廉退為者好以義命為限
止也然彼健而此廢彼壽而此夭者則又何理也嗟乎君行
路之所哀况恩誼與倫紀也夫既無獲于彼則宜有傳於此也
嗚呼悲夫

卷第三十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墓誌銘

巴陵通守方君墓誌銘

方氏皆本長官為莆鉅宗長官六子秘書少監仁岳者其後尤
顯傳六世至君之曾祖監左承議郎提舉廣東學事祖庭實左
朝散郎宗正少卿兩世俱贈太中大夫父或朝奉大夫知南恩
州贈中大夫君以父仕為藤州鐔津尉再調宜山丞會族兄寶
謨公信孺使虜軍前議和請君輔行遂以樞密督視行府準備
差遣為使屬虜許寶謨公見堂上餘班堂下君若爭虜不能奪
伴話者犯寧考嫌名君愠見責之又欲以佩刀易君劍君曰吾

以所乘駒易子之馬可乎虜曰官馬不可易君亦曰官劍之時
君年二十六往返者再循三資為惠州判官循州長樂令縣與
汀贛潮海接壤固阜深阻姦寇伏藏君弛鹽禁而盜清豐宮早
隘絃誦稀少君作新學而士勸改秩知玉山縣先是長官多以
不治譴去君至邑大治邊事起市軍需造戎器江東西騷動君
才高上無乏興下不知擾餘力新玉虹橋臺郡以治狀聞通判
雷州丁母太令人鄭氏憂服闋主管仙都觀通判岳州民間有
巨訟州縣有難事大官必曰非方通判不可郡並洞庭丁亥夏
潦民皆筏居君適慮囚傍郡所通行視水災拉發常平米賑贍
常平使者董與幾聞而賢之與提刑交薦權州事前守重墮拘

抽容木未用也總領檄取之君曰木屬州不屬總領與半可矣
因言州頃被火未復舊觀盍留其半以葺州乎總領怒誣奏君
興土木為游觀君去不以罪岳人追送彩旗蔽路於是四川辟
萬州廣州辟潯州皆不報嗚呼善事上官柔也不畏強禦剛也
挾貴征利勢也守職抗論理也國家於士大夫欲其剛不欲其
柔欲其徇理不欲其徇勢而君之所遭如此蓋剛不勝柔理詘
於勢其來久矣悲夫君仕官三十年常借僧屋以居歸有自巴
陵始葺舊廬疾起脾胃以紹定二年四月二日卒于寢官王朝
散即年四十九配林氏封安人五子長鈞次鎮先卒次錡次鏗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文斌里北山吳坑之源君王立美髯風度

蕭散琴書猿鶴不離左右心悟筆法大字勁拔得瘞鶴之意小
楷道媚有黃庭之韻詩律尤高以后山為師故家之美子吾黨
之快士也然為人精練不以清談自放早孤苦貧其歷官成家
皆辛苦自致不緣他人使天假年豈不為才公卿悲夫君諱世京
字可大自號可菴銘曰 宗卿仗節過故宮手板陵柏號悲風
還奏有淚濺袞龍紹興開禧時不同祖主復仇孫和戎憤平恥
歌耆舊空反覆前事思遺忠

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墓誌銘

公諱琢字景良福州福清縣人將佐監簿贈通議大夫格之曾
孫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適之孫知沅州贈金紫光祿大夫珽

之子少入太學淳願十一年與兄璟壞同擢進士第公唱名第
四教授鄂州始增學舍往時弓州家猪羊稅錢助養士公卻不
取秩滿差幹辦江西西路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
幹辦浙西路提刑司公事丁金紫公憂服闋幹辦兩浙路轉運
司公事沈運使作賓名能吏事一委公沈公畫諾而已畿輔之
訟多抗於勢公介峭自立門絕私禱有旨與掌故執政欲換授
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起用他人開禧未始除吏
部架閣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教授輪
對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督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建
法施令有以異前日乎廟堂除授未公宮掖詩謁不肅孤士沉

下僚窮民茹怨氣陛下真誠有餘剛斷不足名更化而實不更
化始欲善治而終不可善治別疏言戰鬪流移飢疫盜賊之餘
民生可哀內帑積而不散掖庭用而不會戚里無勛勞而總富
貂璫籍營繕而乾沒盍討論裁樽以裕民乎又言今天下之財
盡歸贓吏破數十贓吏之家可活數百萬之民矣改國子博士
求去出知興化軍前守生楮價罷奸民動以減落訐善良持官
吏公出令曰詔書不云乎予者受者俱坐之應交易已受錢而
訐者罪如詔書未受錢者未為行用止罪訐者民不復訐監司
按產高下配民歲楮公曰民未戶曉請為期屢寬之撞點官至
公又使吏摘語民得為備比去無一人犯令郡多佛寺鬻寺取
財名曰實封逐僧沒穀名曰拘椿公悉罷之郡計反羨蠲三縣
羨稅寺院五之一等一第二等戶三之一第三至第五等戶半
蠲之一錢至六十錢戶全蠲之以樽節錢代輸其治以惠利惻
怛為主待吏民至誠無鈞距然情偽皆得未嘗拒人絕物然非
意相干者見公風度往往忘言而去自有郡以來獨公遺愛久
而見思知全州治全如莆未兩月擢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引
疾辭不拜全人惜奪公有峒搖數輩鰲老相率造廷願公毋去
改知袁州疾愈袁人將來輅力請祀祠兩任成都府玉局觀改
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今上訪落召赴行在再辭再不
允公拜疏不已曰臣進無所補退非為高以病卧家不任朝謁

惟聖朝哀憐上知不可奪除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訓詞云防
身謹行為郡廉平者朕眷。如此貪刻躁競之習亦可少媿矣
明道祠滿有詔因任視勇退如榮進保閑冷如權位舊廬略繕
葺小圃粗種蕝玩花木之芳潔不酣賞也愛風月之高爽不嘲
弄也醉中佳時幅巾短褐野眺露坐悠然忘歸每言吾一生無
求最樂又言人不可有勢不可有名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
不願交聞人曰名之所在舊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春疾
動涉秋不愈食寢少氣寢微猶自力無惰容對子孫無媿語整
衿拱手以致于逝九月晦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
弱冠掾高科留滯二紀終為掌故學官中年去國白首辭名召

立身本末世莫瑕疵平日論著晚悉焚藁惟有通鑑記纂其間
精識多先賢所未及楊震四知之論自漢謂之名言公曰震舉
茂才而得懷金之人是不知人也此言之至於我是不能使人
知己也嗚呼公賢於震遠矣名理之外他無嗜好奉已雖畜親
故待公而實者若干人傾窖賑歎買田贍宗無朽而及物不富
而好施人以為難性友愛與容州使君少同登老同退秀眉黃
髮時論以方二疏遺言無一事可恨惟戚吾兄耳配宜人黃氏
通直即輕之女幼隨母鼎夫人依簡肅林公簡肅愛如之子既
嫁公嚴之如賓有識量達義趣淡食素飾相安隱約先公二十
年卒塋清遠里福勝山之原二子公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公選孫男四人觀同合新自宜人歿二子朝夕侍公跣步不離
家庭講肄偶有會意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始
調寧化尉不忍去其親自乞嶽祠孝謹恬退家法然也一女適
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不幸克莊悼亡公始衰病
悲夫二子以十二月八日奉公合葬哭謂克莊子宜為銘公制
行冲約有黃憲陳寔之高論諫明辯有賈誼陸贄之通治民豈
弟有陽城元結之思可以厚風俗尊朝廷而浮湛閭巷績業不
究惜哉自古及今士之懷卷退處者多矣主莫我知也時莫我
用也若夫既知之矣將用之矣乃獨行其志長往不返豈非大
易所謂遊而無悶孔子所謂樂而不改者歟是不待銘而傳者
也雖然不可不銘也銘曰 余欲揚公之清善公不近名揭公
之清公畏人知後無良史公託銘詩苟有名筆卓行循吏非公
其誰於乎後人勿廢茲碑

姚元恭墓誌銘

君姚氏所居江上介興福之間籍占二郡始名正夫拔莆田解
開禧甲子易名元恭福州首薦考官真公德秀也天下皆誦君
賦尤工策論落筆千字辨麗條達累上春官不第今上登極君
當拜官不就卒年五十五紹定庚寅正月乙酉與配黃氏合葬
新興懽悅早世榮一女適李某嗚呼先行後藝古也行藝兼取
漢也遺行取藝唐也壞取士之法自唐始然當其時主司得求

士陸贄權德輿是也先達得薦士陸慘韓愈是也士得自薦行
卷是也論定於平素而一日之工拙不與焉至本朝文法益密
主司不敢求先達不敢薦士不敢自薦糊名爲置棘焉歐公歎
絀劉輝而得劉輝蘇公欲取李薦而失李薦二公皆文法當世
眼高四海而抑揚去取之際如此然則君之屢擯於春官無怪
也君博通經子疏義昔訓皆暗誦入試用某事某事出閱無一
字差銘曰昔孟氏有天爵人爵之論嗟君生平所欠一第若
其天爵豈不素貴勉哉後人嗣訓勿墜

顧安人墓誌銘

安人顧氏承奉卽致仕林公美中之配承議卽清湘通守百嘉
特奏名百揆之母年八十七紹定二年十二月既望病卒於是
承奉公歿且三十年明年十一月既望合葬烏石山孫男五人
女一人適方雷發曾孫男女各一人始安人歸林氏夫貧子幼
賓敬誨育情誼兩篤承奉公厚德稱鄉閭二子儒學奮科第安
人力也未嘗觀書而是、非、皆中於理通守成童時誦通鑑
安人聞秦皇漢祖事以爲仁暴不同與亡亦異中年稍喜佛學
然不泥像教自治心性而已通守爲永春宰有惠政則曰老人
之教邑人亦曰壽母之賜相率禮所謂淳樸者屢矣嘗言一日
中須行一二方便事以此自勵亦以勵人見里中好善者爲惡
者必曰若有天道豈無罪福通守仕益久家益薄詣其居并曰

蕭然升其堂稱菴歡然勤孟母之機截陶親之髮若干金之累
焉負子路之米烹茅容之鷄若三牲之養焉其慈孝如此前葬
通守命克莊曰銘以累子謹攷安人之先自固始徙莆祖時亨
清海軍觀察推官父師顏母林本路茶使某之孫銘曰一簞
半菽共安懼儒之貧萬鍾五鼎不待令子之貴可悲也夫可悲
也夫

林龍溪墓誌銘

君林氏名及之字時可以孝謹自操持若嚴父哲師之臨其傍
也以禮度自檢責若家法拂士之議其後也發言生於謙厚若
恐其有張觸也制行歸於平實若恐其涉矯亢也為人自幼至

老大概如此人知君粹然佳子弟而已然貌訥而心敏表和而
裏剛蓋人有所未知者尉增城豪吏湛渭挾巨資倚長官占營
房廣私舍君白臺閭毀屋返侵椽湖州戚畹與濮秀二郎在焉
先時諸貴月遺庫官錢三萬免俸無度君卻遺禁免諸貴皆曰
司法清吏也不敢怨用增城獲盜賞改官丞永福尤清苦吏卒
不勝飢皆棄去至自行文書宰龍溪一意撫摩以術智立威為
耻聽訟怒督賦寬曰寧得罪上官無得罪細民寧貧吾縣無貧
吾赤子雖被訶詰終不改度代歸以紹定二年三月初九日卒
年六十一秩止宣義郎賜緋魚袋四年三月壬辰葬于常泰里
羊平山之原夫人蔡氏一子友端二孫尚幼初君大父秘閣累

更麾節父徽猷使閩廣江東西皆名部牧信泉明福皆大州以
清節聞天下身後塹屋一區田尤薄君廉肖乎父祖而官減乎
家世里人多悲傷之今夫驟貴者必暴富本乏寸椽俄美輪奐
舊無塊土忽亘阡陌者皆是也陽虎曰為仁不富優孟亦曰貧
吏死而家室富廉吏死而妻子窮然則廉而仁不若貪而刻歛
噫此為人欲方勝天理未定者言也及定而勝則于公之門大
而揚震袁安之世貴也曾大父中大夫諱選祕閣公諱孝澤微
猷公諱柝母令人黃氏吾母大淑人君之從女兄也乃叙而銘
之銘曰 崛起而腴素官而曜猗君之家其有後乎

李節婦墓誌銘

李氏莆田士人王孝曾之妻也嫁期月孝曾死里中慕其容德
爭求娶兄弟、憐其少寡將奪嫁李曰夫死而背之不義姑
老而棄之不孝請勿渡言吾死王氏矣或曰如貧乎李曰蔬食
足矣或曰如無子何李曰絕者不可繼乎乃謀於姑取姪之襁
抱者為子里人初聞而賢之又疑之曰激於暫者每渝於久令
於始者未必不繆於終也既而事李始誨子皆應禮法持身如
玉雪非歲時祭享不飾容服燕游俱削迹妯娌希見面蓋十年
而姑沒二十年而子娶及見孫男二人女三人於是昔之疑者
莫不悚伏敬歎仰其人高其節也初王氏宴甚至無以養生送
死李累積銖守遂成中產冠昏喪祭未嘗求貸悉舉三世散寄

之棺及其夫序葬於常泰里蓼洋山復塋其姑黃夫人於保豐里唐基山預坎其右曰他日以我耐焉然後里人不獨悚伏敬歎而高其節顧其才亦不可及也紹定辛卯李寡居二十有八年矣四月己卯病卒年五十六向之悚伏敬歎者又從而悲哀悼惜之也子宜續遵遺命以明年三月壬午襄大事介余友人李綱來求銘昔歐公書斷臂婦人以愧五代之為臣者余錄李氏之事抑揚反覆非止可為內則學士大夫覽之亦足以自儆也彼其閨房婉要所立之卓如此使為男子逢世變故必能抗夷齊之志受人付託必能任嬰臼之事嗚呼可敬也夫可敬也夫李氏曾祖宗顏通奉大夫祖利正父宣仲銘曰言不出梱足不越戶少不踰禮老不改度藏其未掩之骸續其已絕之緒是為節婦孝氏之墓

陳太孺人墓誌銘

紹定辛卯仲冬壬寅新安別駕方君符與其弟籥耐其母夫人於父府君之墓徵銘於克莊曰知吾家事者莫如吾子願筆之方劉鄰也克莊之先君子於別駕君之諸父友也敬諾不敢辭夫人陳氏祖繹之朝陽令父某早世無子夫人鞠于叔父及歸府君姑曰恭謹有禮法不當如吾婦乎族戚相語曰溫良無忌刻不當如某嫂乎母宋改適復寡無所歸夫人奉事之終身女弟適吳穉李亦寡夫人經紀其幼孤無倦色常以古語勵二子

曰民生在勤。則不墮我婦人。不解書義。意豈謂勤則事無不
可為耶。別駕君果擢第。其弟簠亦有聲場屋。夫人娶居二紀。別
駕君遊宦四方。板輿必俱。佐懷安人。皆曰佳哉。主簿教京口。士
皆曰賢哉。博士宰瀏陽人。又曰仁哉。長官母教也。別駕君任寢
頭。朱綬象板。娛侍里第。夫人遽以庚寅十一月六日卒。年七十四。
二子符籥。三壻貢士黃龍。應進士林。復之樓穀。穀四明人。孫男
曰子同。嘗拔江東漕解。曰斗孫。七女二人。昔者詩書圖史所載。
多閨門淑媛之事。共姜伯姬以節。孟母以訓。曹娥以孝。蓋不可
勝紀。至近世碑碣始詳于王公大人。而畧于婦人。女子若以為
無與於世教者。夫如是。則列女之傳不可復續。而彤管廢矣。若

人者。母之孝女。始之順婦。夫之令妻子之賢母也。與詩書圖史
所載皆合。銘其可已乎。銘曰。林公立義里之耆舊。其尹懷安
升堂拜母。夫人有規。令尹敬授於乎天人。豈惟女婦使為男子
凜然節守。我銘匪誣。以訂不朽。

丁元有墓誌銘

甫無他。丁君之先自固始。遷校書郎諱彥先者。傳四世。至君之
先府君諱珙成。是生八子。伯槐。伯林。伯楫。皆貢於鄉。伯梅尤有
聲場屋。伯桂。權己未第。今為宗學博士。君諱伯杞。字元有。於次
第二。慶元丙辰入太學。嘉定丙子監舉。庚辰內舍。校定紹定己
丑九月辛巳。試上舍。方握筆。屬思暴得疾。扶出卒。允蹈齋。年六

十九博士哭之慟告於朝乞護君喪還里不報孤南一奉匱歸
最北山後五年癸巳十二月甲申始克塋于豐城里後洋之原
君在太學三十年行藝絕出屢挫益銳己亥舍闈既定魁選以
詩複韻絀時御史劉公棠董試為之太息今上龍飛久於學者
例得仕君獨辭不拜為人於倫紀最篤視親戚朋友急難勇徇
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母葉宜人配王氏二子南一拔漕解南英
後伯父二壻進士楊龍起黃景宣龍起者固烈士聞君計獨步
赴喪不幸亦客死初府君刻意訓子以詩禮名堂父軒林公為
篆其扁君兄弟競爽珠璧相映人謂如荀氏八龍矣既而多不
得年華而靡實士林悼惜存者惟博士與君又弱一箇焉嗟乎

積而報種而獲理也以君觀之理烏在哉雖然智力之營有限
而詩書之澤無窮府君一布衣以博士贈朝散大夫君老不第
而南一克世其學夫在其子猶在其身也在其弟猶在其兄也
亦理也由前之論則為善者情由後而論則力學者勸南一勉
諸銘曰 天下教律尚莆體莆體發源自丁氏君最先鳴唱諸
季吳融徐寅歛衽避惜哉舍法虧一簣身不及試在厥嗣

方子約墓誌銘

君方氏諱符字子約少受學於叔父履齋履齋者諱大壯字履
之朱文公門人也為義理之學終其身不應舉君以鄉賦上春
官道改亭拜文公於精舍文公留語累夕為作字說中慶元己

未進士第時方弱冠文公喜貽書賀履齋為歷懷安主簿教授
德慶府監福州嶺口倉教授潤衢二州知瀏陽縣通判徽州賜
緋中惟祖母府君先夫人憂在懷安不久德慶徽俱未上君為
人清苦自勵其行修於家達於鄉而按於世無可疵者焉其學
聞之師質之友而措之民無不合者焉為令佐不鉤距以求情
民莫得而欺也為師儒不牢籠以釣譽然士莫得而毀也自一
第至改秩自初筮至通守窮達得喪一委諸命未嘗加毫髮智
巧於其間自不求進世又無能進君者惟潭帥溫陵曾公表其
邑最潤守金華喬葛二公獎其師道三賢皆時鉅人喬葛繼升
廊廟君亦無翕口趨附意紹定六年正月己未暴疾卒於寢年

五十八前孺人黃氏刑部侍郎艾之女後孺人林氏皆無所字
庶生一女遺命以弟籛次子斗孫為嗣其年十二月壬子塋於
保豐里丘澤山之原君處眾中淡然冲退形氣之清足以貴嗜
慾之薄足以壽而秩止議郎年不滿一甲子里之善士皆相唁
曰子約而止是乎余曰與君同時一輩生而富貴光寵有出於
君歿而無善可書有媿不瞑者多矣今子約仕雖不大顯然貴
重其身如圭璧全而歸之以見其先人於地下復何恨也曾祖
翼祖耀鄉父申之贈宣教郎母太孺人陳氏銘曰 吉士常人
古之所賢季世反是德後才光君老于外於理宜然其人則全
渡于斯所

柯孺人墓誌銘

夫人柯氏承務郎溫陵徐君奕之妻年七十二端平改元三月
癸未卒塋南安縣某里某小子恭閱清縣尉女適人者進士柯
百朋新臨安府教授黃縵新古縣主簿褚應祥前知福州侯官
縣李洪宗饒州永平監留元治其壻也餘為尼初承務君大夫
人聶嚴姑也夫人事之而順承君踈財而好禮賞不益而費滋
廣夫人處之而安一子九女多側出夫人撫之如一晚得風痺
疾一日寢驚寤曰吾夢一奇女持花來今惟帳內異花無數即
其盪易服使侍疾者誦西方佛名奄然而化噫六合之外果有
所謂西方耶若果有之昔之聖賢死者多矣未有至其方者惟
後世之匹夫匹婦變滅之頃恍惚之中皆曰吾往游焉余未之
信也然而疾疢不能昏死亡不能怖其視沉綿床第貪生怛化
者豈不差賢矣哉以夫人之聰明使其嘗聞曳杖逍搖之歌易
簣戰兢之言雖無西方亦有以死矣銘曰 死生之變豈不痛
哉達矣夫人孰為去來

方東叔墓誌銘

君方氏諱大東字東叔曾祖獻祖庭禪父履之受業於朱文公
社門自修不踐場屋扁其室曰履齋里人因以稱焉君未冠辭
藻軼出過鄉先生課群兒郡博士試諸生未嘗脫魁亞蓋其枝
精手熟雖不斲中的而自不外乎的也然秋賦輒不利每主司

失君里中必惜，嘆息君曰是吾命也。殊無沮挫意。瑞平甲午始與其二子消孫清孫同拔冒解。於是年五十矣。明年同知貢舉中書舍人洪公咨夔得策卷奇之，拆號則君也。廷試復中乙科。旗鈴所至，同業者多為君樂飲相慶。君亦無喜容。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歸道建安。漕使姚公堉素聞其名，檄攝甌寧尉府學教授。會永春趣戍，君亦以疾求還。里至之日，終於寢前。為君樂飲相慶者莫不顰蹙而相弔也。君為人豪爽，久困名場，血益燥，形益懼，獨志氣堅悍不衰。與人交有情誼，自建安數月，爾民曰：庶尉也。士曰：賢師也。其卒以丙申二月某日，葬以五月某日。與配林夫人同穴。墓在烏石山。三子：消孫國子進士清孫國學進士洵孫。

尚幼初履齋辱與予先君遊，君辱與余遊。且死以銘見屬，余惟國家以科目取士，一名之中，否終身之通塞繫焉。故中則族戚朋友之倫皆為之喜，否則非其族戚朋友而為之戚者鮮矣。若君之中，否則一國之人皆為之喜，戚嗚呼亦足以見君之藝果有以出乎人也。又足以見君之信于鄉，悅于眾，以行不專以藝也。古有所謂秀民譽士，蓋王朝卿大夫之選君，真其人欣悲哉。命之不淑也。君晚携涓清偕入京，人謂一翁二季，復出屬續。顧二子曰：汝在我庶幾不死。銘曰：五十策名，前有艾軒君壻於林，解褐亦然。曷不冬鄉曷不掖垣。此天且早，彼貴以年於予，素何命制于天，其慶在後二季勉旃。

黃柳州墓誌銘

朝請大夫黃公諱簡字德廉將葬孤浚明奉家傳來乞銘余矍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黃氏自固始遷闕主八世祖校理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璋祖文炳贈朝散大夫父艾刑部侍郎贈少師為紹熙名臣公年十六以曾子試春官不利父任為承務郎歷鎮江府江口鎮稅休寧丞知會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柳二州端平乙未閏七月丙寅病卒於寢年五十九明年九月壬申與宜人方氏合葬于城南小塘山方中散大夫勛之女易禮部尚書祓之女一子浚明將仕郎一女適衢州文學陳楷公凝重靜默語笑容止皆中準程出於自然律身居官尤嚴恪初少師公在諫垣論擊辛卿棄疾辛銜切骨及尹鎮江公已先去猶鍛鍊吏平終不得毫毛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之訟公一閱得情會稽絕貴游雪獄冤豐城築廢堤修學政猛攻賓州公調土豪義丁夾擊難獮無遺絕口不自言勞州始貧比去帑庫皆實柳之兵吏始按月支俸南官有不幸者必經紀其家然公所至剛峭白豆藪。有風稜不肯隨世倪仰其在潤越皆以避仇去在嚴以忤巨室去在柳以諫官誅賄不得去同時污吏。儉夫多據要劇超顯美公方閑閑蕭然食仙都崇道之祿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為權姦摧抑廢退之人稍見收用而公忽。死矣公事母齊國方夫人盡敬拊諸弟極愛歲晚雁行凋零始衰

多病成而季弟番禹通守麓渡天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易
簣猶曰吾死無可恨如諸阮孤幼何聞者悲傷其意焉銘曰
寶紹之相放利怙權以賄少多為人否賢富挈諸霄貧擠諸淵
嗟黃公白首瘴烟端平反是廉約者孰公不少需遽脫而仙
前厄乎人後制乎天嗟黃公迄于斯阡

周夫人墓誌銘

豐城熊君大經忠孝人也余令建陽君為主簿常勉余以善有
過必面規不少恕秩滿別余曰吾歸養吾親矣既別余逢人必
問君所向曰未嘗出也余甚賢之猶意未必堅且久也紹定己
丑君間居五年矣其年十一月朔周夫人卒起復吉州龍泉令

不行免喪猶不調官余滋賢之君書抵余曰子其銘吾母也蓋
余居田里守宜春使番禹君書歲至必達銘余賢其子又賢
其母乃序而銘之夫人邑之苦竹里人父師古母胡氏年十七
為隱君子熊炳子著之妻三十有三年而寡而二十有七年而
卒年八十六其少也逮事祖姑皇舅尊者稱其孝其壯也獨當
家事嫁娶姑叔字夫之庶弟早者懷其仁及其晚也家從而愈
豐贊積而愈倍鄉黨伏其智子孫力學文質彬彬預計偕者七
人州邑推其義方嗚呼全矣明年九月壬寅塋撫州臨川縣明
賢鄉北山之原五男子大經大經從事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
司幹辦公事大原鄉貢進士大模大綱二女子嫁范汝翼范伯

震統原綱汝翼前卒孫男九人敏孫莊孫達孫能孫同孫誅孫
餘未名孫女十人嫁孫諒胡叔子范應麟桂昂來范定子皮巽
廖泉餘未行莊孫達孫皆鄉貢進士巽登第為袁州萬載縣主
簿余不及升夫人之堂而辱友夫人之子竊以為夫人賢如孟
光潔如陶母成家如巴寡婦合于圖史之載而余筆力衰情不
能有以發也將何以慰君之哀思乎銘曰
簡短一篇寂寥數
句是惟劉子之文揭諸熊母之墓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杜郎中墓誌銘

杜氏自唐入本朝世有鉅人宣獻公為元和名宰傳五世至龍
圖學士鎬為淳化祥符醇儒七世至天章閣待制杞為慶曆能
臣十一世至公諱頴字清老於朝奉即贈正奉大夫昭為曾大
父於右朝請大夫江西提舉常平杞為大父於通右直即知萬
載縣累贈中大夫鐸為父令人黃氏母也以祖澤為尤溪主簿
羊板籍欺隱老吏駭服民有腰金夜出不還者巡尉訪之無迹
公至其所有雙誦經象中公叱從吏收縛吏具服實殺此人取

金棄尸某所如言而獲或問奚自知之公曰吏尾我出郭營
往來吾固得之矣歷贛州觀察推官太守施司諫元之繩吏急
一日緘片紙來云某吏方游飲並簿錄其家公袖還之曰罪由
邏發懼者衆矣施公矍然而罷邏卒去為弋陽正攝令永豐前
此負課為六邑殿公約逋戶自輸吏請逮治違期者公榜吏百
復為寬期民爭輸恐後更以最聞及去民相率詣州謝得賢令
太守鄭侍郎汝諧嘆息其刻牘公謝舉者及格願遜同官鄭公
曰某知薦賢不計君用不用也改秩亭建之既寧吉之龍泉公
以既寧命脈在茲徒督賦無益悉力漕鹽民賴以寬龍泉參半
谿峒公拊以恩皆相告曰官常欲難獮我曹今明府教我如子

謹勿負之相勸以奉要束出賦租二邑皆號難治公精敏絕人
午漏下即庭空無事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適佐武帥悵
下暴橫公隨時規切邏將恃帥信任為姦利公發其罪黜遠方
有旨薦士從臣以公應詔擢知通州瀕海多盜官兵反與為地
公奏斥懦貪獎拔勇廉下令得盜貨十予七皆爭自奮始公未
至郡獲劇盜吏受賄輕其詞奏下當黜已論決後群奴公命皆
斷手以徇通歲發卒二百為虜使挽舟盜乘其間公僦夫代卒
盜不得發屬邑民或寓盜殺捕吏狙擊却卒公擒獲斬之乃新
學校精課試拔其俊秀相與元禮士風一變禱早普照水湧起
深瓶中高數尺兩三日歲大熟召為太府寺丞入對乞於崇明

料角之間造大艘五十募卒千分番更處外備滄景內與黃魚
許浦聲勢相接習海道者以公言為然左藏吏始不敢以敗惡
物入府庫惠民吏始不敢以貴細藥售權豪遷戶部郎中諸路
負版曹錢鉅萬即官日掣催符其實操縱一出吏口公始以季
為限既暮所負十成六七如興師北伐公輪對言國家盱食自
此始矣又乞詔朝臣皆得薦士丐外除江西投點刑獄募兵方
急諸郎希賞至驅掠市人吉南方安士民皇駭避匿公黜數吏
然後定監司久不案吏所下文書多寢不報公厲風采嚴條約
尤惡饜墨撫吏據民妻使入州宅教歌舞公逮治流之海島以
妻還民郡守倚兄居臺憲贓垢狼籍公方劾治俄與守俱得祠

再期起知漳州未上得疾以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
八三年六月甲申祔於中大公墓次治命也娶陳氏封宜人子
男五人東故某官次采故迪功郎新建縣主簿次杲見通議大
夫尚書刑部侍郎淮西制置司使知庐州次耒故某官次斐女
適任應南張標黃大韶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內行孝謹
中大公卜塋香林距家二十里公徒步晨出治冢暮歸省黃夫
人以為常歲時享祭肅潔雖老猶躬饋奠居官方介自守在賴
辛提刑棄疾以私意劾賴守郡僚皆恐公蓋俱受其薦慨然曰
施公深知我事之益謹施公扁舟先發公徐護送其孥而歸舉
牒於辛公辛公有愧色因屈入憲幕在戶部淮西有魚池亘三

百里瞻千家為樞要所擅且十年公奮筆奪選郎歲得舉改官
二員臺官屢托某人不許其筆史自造舉詞來趣公以狀白臺
外斥以史謝而內銜之江西之歸蓋基於此性沉審有謀慮將
出按刑力為上言一路軍政宜汰冗怯選精銳若憂在旦夕者
後二年有尚寇之變自少至老言動容止皆有常度初若嚴毅
難犯即之和氣盎然於聲色貨利常推而遠之室無吹彈囊無
蓄積惟酷嗜書手抄通鑑首末如一屬文典實詩師工部深自
晦匿故少知者訓子尤嚴東字晦之未字子野皆擢第與侍郎
各以詞翰擅天下不幸晦之子野早卒公於余先君開禧同朝
侍郎於余金陵同幕嘉熙初元余罷宜春郡歸山中侍郎方守

安豐解重圍貽書請銘公墓余歎曰孝哉子所敬拜使者曰諾
其冬渡被圍虜竭攻械不得聘又解去天子擢子所列卿制置
淮右明年秋復圍合肥城中出兵奮擊斬級三萬虜又解去天
子擢子所侍從於是渡來速銘恭惟昭陵為人初極盛之時然
先賢已有中外惟一杜杞之歎迨今時事益艱人才益少而侍
即出焉於乎杜氏之世德遠矣公之義方善矣公官至 品宜
立碑侍郎功高位尊宜屬筆頭人乃眷 子余豈非以其相從
久有交誼宦情薄無諛筆可以托不朽乎乃叙而銘之銘曰
杜氏本出京兆萬年廣明避地始居淮壩後徙吹臺今家樵川
待制以材學士以賢猗尚書即是溯是公少以剛聞主旄不遷

其修於家如處子然忍勇而往萬夫莫前勤民孳、憂國憐、
鏡情更隱燭事眇綿扶持孤直能觸貴權豈不顯融志業未宣
既誦于人宜伸于天是生二卿伏鉞護邊彼皆尾裂此獨壁全
宗澤陳規相望後先人曰二卿忠塞天淵二卿謙、翁之教焉
香林之原府君之阡我撰斯銘以永厥傳

朝議大夫知常州寺丞陳公墓誌銘

故相正獻陳公有五丈夫子其二季尤知名復齋行誼師表一
世論者以方原明公休公諱宿字師道復齋弟也繇父任監福
州海口鎮泉州市舶務知惠安縣通判靖州知德慶府需道州
次改南劍州推大理寺丞以親養辭知惠安未上或言其滯改

常州公方為所生母吳恭人服心喪不拜終制將進用矣淳祐
二年三月己酉晨起盥櫛驟感疾卒年七十積階至朝議大夫
娶恭人聶氏二子增奉諫郎前福州懷安丞壁從事郎潮州海
陽簿二女長適朝散大夫主管冲祐觀鄭逢辰次許適承直郎
朱應先未行而夭其年八月壬申增等葬於南山之靈石公內
行素飭事嫡母魏國聶夫人盡孝魏國歿事吳如嫡如事兄如
父官歲猶謹管局務醴琛不能流歷郡國苞篚無私覲家人非
時需銖若勺酒帑吏憚公不敢与在惠州与二州也皆增其學
廩創病坊繕廢橋雖厚資不少靳為人耻表襍寡言咲群君鮮
知之者恬進取拙交結居中無援之者白首留落視新進少年

搜出騰上處之夷然自號克齋鶴山魏公為作銘焉嘉定以來
柄臣拉天下事自謂宰相子專用門閥取人雅重復齋將親之
嘗曰先太師厚正獻何以助我於是復齋方勸寧呈攬威權肅
堂階柄臣嚴憚之不敢害故事貴胄免试邑公兄弟迭領民社
泉牧西山真公上公邑最然後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公以復齋
故不見用仕五十年委蛇寸進蓋寶紹推之使遠端嘉挽之不
進而公怒死矣悲夫公資長者人忤之無愠容終其身未嘗
有傷人害物之事初止獻公營第命梓人曰吾門扉當使媿媿
革可開闔者公晚即西徧闔子舍規模益狹於舊嗚呼強厚者
公世德也庶儉者公家法也余所書皆實錄其世系則見國史
一無愧辭慰尔後人露霜之思

賢首座塔銘

師名祖賢撫之金谿人俗姓饒世業儒幼弃其家依疎山寺始
遊諸方求道甚苦坐起顛倒若追罔兩而捕景也既主將小憩
有所怡歌哭狂恠若獲夜光而按劍也夜造方丈叩癡鈍師言
下有省流汗洽體方寸豁然也乙亥入閩與同參僧嘉居囊山
辟支岩或強師北歸至義江而返取戒牒焚之益上絕頂趺坐
日啖乾糧一掬既盡代以草根木實樵者以為鬼物惟長老祖

洪獨加敬久之嘉舍去洪亦去繼者庸衲內甚師遂來石室衆
買藤塘廢庵以居之僅容一榻自奉如辟支持學者輻輳有欲
崇像教求利益師曰佛在心不在迹有欲斷俗緣禮名山師曰
佛在迹不在遠有言今世發其願來世覲其報師曰勿妄想有
舉揚佛語菩薩語祖師話頭論難撐拄師笑不答示人簡捷若
可一蹴而至余嘗詣師聞有微言退而歎曰丹霞趙州之流是
參徹千經萬論而付之一默行徧五湖四海而歸于一室者簡
捷云乎哉郡以光孝囊山大席屈致師搖其首居辟支六年篠
塘山十九年嘉熙己亥示寂十月戊午示寂年五十六臘三十
七塔在庵東初儒者陳公必與師論持敬師曰敬足矣猶待于

持何也陳公不樂余觀師志行堅確滋味淡薄窮不改變老不
退情所以持之者至矣惟師而後可以為此言未至於師而為
此言者妄也蓋與陳公之道暗合又奚傷焉余友林公希逸尤
重師誅之曰六經之外得此良友且以塔銘屬余銘曰 師未
嘗苗筆硯一日拾炭煤磨椀底為吾母福國太夫人書所作十
不去偈其卒章曰十不去即此便是諸佛土假饒天使詔書來
向道不須生事故噫師賢於种放常秩輩遠矣余過師銘以警
其徒亦所以愧學士大夫

朝請郎直煥章閣林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上始親政擢賢俊禮者艾喬公行簡大臺喬庸李公

一 皇徐公僑張公處皆秀眉皓背接踵造廷而璧帛之聘四出未
已江西曾三異金華杜旂各年八十餘起布衣入館閣俄復以
朝請郎主管雲臺觀福清林公瓌為軍器監主簿或言公不可
彊致改知寶慶府公頓首辭至再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又六
年淳祐改元詔以公年八十有八進直煥章閣主管桃源萬壽
宮三年正月卒于家年九十某日某日与夏安人合葬於某山
某原子男三人公永公奕通判泉州某孫男四人式之高安縣
主簿某某將以遺澤補授公字景溫少與兄璟弟璟同擢淳熙
甲辰進士第歷江山縣主簿仙遊縣丞教授沅州知陽朔縣改
秩知平鄉縣通判靜江府知容州在郡年餘乞祠蓋退而任鳴

禧者四雲臺者再崇禧者三而終于桃源焉公自為小官屢與
當路有異同衢州委視輸以綿出剩餉錢五萬公曰歲剩九千
兩以為常官吏可以愧矣力辭不受沅州委撰錫宴樂語公曰
此鄉浩所不肯為也然以臣于祝君父某不敢辭他作乙改作
屬能者自重而不苟悅故三十餘年而後脫選朝命下萍鄉發
常平粟七千斛糶醴陵入湘江以餉襄師公爭曰邑僅有錢流
通醴陵中間陂堰百餘所當此亢乾奪粟毀堰本先撥矣臺即
以其語聞詔免津發和糶令下萍鄉當一萬四千碩公又爭曰
邑四面阻山舟車不至七萬口自食其力無粟可糶雖有粟不
可致郡為錫願既沒首萍鄉所糶三千碩聽椿留在縣又奏

記倉臺曰今州縣常平或十數年十啟鑰豈復有粟哉為法日
獎不宜膠執請令州縣各上實數歲豁一分為耗折所積不許
過三年所豁至三分止使者陳公貴誼奏行其說於諸路它與
上官往復論辨甚衆前為容管者抑民市鹽白米正耗外斛加
二斗公悉墮革以紓民力其行事可概見者如此公徧通諸經
尤善屬辭場屋之文歷一甲子機鍵如新而平生耻以文名精
練世務材臣能吏所不能及而居常語不出口歷官不求人知
在萍鄉也鄭公性之出守察而異之及得政遂有甲午之招最
後禮部李侍郎韶召對言公高年清節遂有辛丑之褒時論賢
公亦以此賢鄭李公享上壽視聽步履終入中年饋莫必躬登

覽却扶宗戚慶吊必與不以老宿自居乾淳輩行凋喪略盡後
生及門欣然延接或經時謝客下帷隱几嗒然默坐而已仕至
二千石若貧自若衣惟裘褐食惟魚菜器惟陶漆自奉如深谷
一叟尔前卒一歲預言其期屬續願猶子公過曰身妾也去則
歸真矣公過請其說公曰塞乎天地之間通乎晝夜之道若公
者可謂豪傑之士矣或曰士之過不過道之行不行繫焉晚過
亦過也方端平初召彼故老衆幡然而起公往而不返然欤余
曰侯霸嚴光舊也華歆管寧友也霸以諛獲識歆至死有愧豈
若布襦群羊裘而終身乎既而同時諸人或老死或為人貶議
惟公巍然獨存上自朝廷下達州里翕然尊敬無異論嗚呼古

有所謂舊人者德非公其誰曾祖格將作監主簿贈通議大夫
祖適中書舍人贈少師父珽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銘曰
公塋厥妃因算數椽扁曰全庵取曾子焉在昔龔勝豈不華
顛老父來吊謂天天年公則異是鳩舉鳳審視區區者猶腐鼠
然甘藿如肉以步易軒日與童兒商論遺編亦或婆娑水涯山
顛年紀百齡雪髯紅顏談笑而終有如悅蟬鳴呼如公乃可謂
全徽如斯銘揭之於所

林養直墓誌銘

余外舅直寶章閣林公年踰五十仕至三千石即謝病去先皇
帝予節今天子賜環卒堅卧不拜當嘉定寶慶間名重天下人

知公之賢而不知公之所以能遂其去而堅其決者亦其二子
之賢焉長寒齋次君也諱公選字養直小寒齋二歲俱有至性
黃宜人歿二子恐戚其父服勤左右跬步不離夜闌燭盡常未
忍退至老猶然公仕無超遷貨無悖入二子安隱約習苦淡內
修天爵故山林阜壤有真樂外幹父蓋故冠婚喪祭無闕禮他
人視其門庭蕭寂井臼荒寒若未易堪君父子居之久而愈安
君事長上接賓友謙謹持甚惟臨財則恢踈椒儻絕不類其為
人田園所入會衣食外多以施予富者化其廉貧者懷其仁歲
晚弟兄世味益薄一燈熒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即授亦
非言語文字可傳者庶幾兩忘孔門之口耳兼得少林之骨髓

矣初寒齋當赴寧化尉建安戶曹皆棄不就君亦以父道澤與
其子觀二君去璧元身臭腐外物其制行高詣理深高而深者
余不能言姑述其粗而有迹者如此淳祐改元君携觀赴海陽
尉余見之喟曰君三十年不越戶限詎宜南轅哉明年夏方舍
人大琮帥番禺至朝拉君父子同載余聞之驚曰君胃無穀氣
又宜深入哉既至館于府治之東偏俄而屬疾預知將終神識
不亂以壬寅五月丁未卒年五十一舍人哭之慟拊觀曰返柩
歸孥於我乎費又明年七月丁酉葬于清遠里田源山之原配
王氏以賢稱二子曰觀曰新昔孟氏有賢父兄之言至江左王
謝始立佳子弟之目二者若易合而常難值父欲退必牽衣挽

留父為善必擊肘撓壞年耄矣而不使休息眷衰矣而尚勸調
護多欲揜清德崇侈敗素風者非一族也豈獨嬉與攸乎君世德
遠矣自中舍為南渡名臣沅州似中舍寶章似沅州二君似寶
章觀弟兄又甚似二君嗚呼林氏未可量哉余亡婦宜人君女
兄也觀來連銘乃書石納壙中其世系之詳於外舅之碑銘曰
古有龐公一門相高余嘗評之世外之豪君則不然尤篤倫
紀使及孔門有二閔子大綱大法皆本吾儒惟治心性亦采彼
書君達死生寧計去住而我何為猶哭君墓

孫花翁墓誌銘

季蕃容死錢塘妻子兄弟皆前卒故人立齋杜公節齋趙公與

江湖士友葬之於西湖北山水仙王廟之側自歛至葬皆出姚君垣手姚虛齋趙公增也錄季蕃遺言介婦翁徵銘於余於乎吾亡友之命也其敢以哀落辭季蕃孫氏名惟信季蕃字也貫開封曾祖昇祖可父頹皆武爵季蕃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昏于娶後去娶游四方而留蘇杭最久其言以家為繫縲一身之外無他人以貨為贅疣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竺解院躬爨而食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自號花翁名重江浙公卿聞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長身緼袍意度踈曠見者疑為狹客異人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橫蓬野王之逸奮袖起舞越石之壯也尤重氣義

嘗容孟良甫方孚若家孟死猶拳其子孫孚若葬徒步赴義其卒以淳祐三年九月壬寅年六十五葬以其年臘月乙卯杜公輔臣趙公大京死也季蕃一布衣以死托二公卒賴二公以葬且築室買田祠焉天下兩賢之季蕃長於詩水心葉公所謂千家錦机一手織萬古戰場兩鋒直者也中遭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曰王介甫惜柳耆卿繆用其心孫莘老記少游放滌得無似之乎季蕃笑曰彼踐實境吾持寓言耳然則以詩沒節非知季蕃者以詞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初季蕃與趙紫芝仲白曾景建翁應叟諸人善而余亦忝交游追念疇昔挽紫芝季蕃同吟銘仲白季蕃書丹誄孚若季蕃會哭已而景建

應叟俱死又今銘季蕃焉稷下之談幾絕鄴中之舊略盡惟余
歸老後村左耳與臂遂偏廢矣未知他日銘余而誅余者誰也
豈不悲哉銘曰 昔眉山公欲以和靖配仙水王其論已定余
評季蕃和靖之亞儻分半席無不可者伯鸞要離異世同調蓋
不躋君偕侑新廟

林判官墓誌銘

初余為靖安縣主簿問父老以故長官孰賢皆曰福清林公其
人廉而仁卒官下始疾此屋禱祠屬續行路相弔歸柩罷市祖
送同僚至有遣子護視及闋而後返者時距公歿且十年矣人
稱思之如此長官名璟君其子也名公慶字養源由祖澤歷晉

江尉興化簿漳州法掾鎮江府大軍倉門莆田丞南劍州判官
中年常慨然歆挂其冠余每勸止端平乙未既除母黃孺人之
喪不謀諸人自乞休致轉通直郎賜緋年總六十一余聞而歎
曰君於是不可及矣昔邴卅戒子若貧而仕則循吏部資格雖
免庫可無愧蓋榮進分表也常調券內也分表才智之所驚券
內寒暖之所安自漢以來然矣君不惟無分表之念并與其券
內者而割弃之不亦賢乎君屢參侍郎選率需遠成為掾丞時
上官屢欲論薦輒笑謝不敢當終其身不識干堂覓舉何為事
既得謝以家務傳子深居默坐或與諸季商論名理無雜交風
日佳時略至戶外無遠游浮祐壬寅秋吳其仲子十一月己卯

以微疾終於寢配黃孺人前卒二子豫晉二壻從事郎新監臨
安府龍山稅務黃孝勤登仕郎姚圭孫男五人孫女四人以甲
辰三月丙午合葬於靈德里牛田山之原君曾祖適建炎中書
舍人祖挺知沅州至君父子僅止選調或者嗟惜余聞古之大
門舊族守而勿失者曰家法種而勿毀者曰世德而窮達顯晦
不與焉紀群貴於父祖矣當時乃有公慙卿心漸長之論彥回
榮於群從矣識者方以為門戶之辱豈士君子承家繼志以德
不以爵以仁不以富欤嗚呼君有辭以白先人矣銘曰 不着
其鞭而懸其車彼通我室彼澤我耀廉而仁者類如是歟賢矣
養源從先大夫

承奉郎林君墓誌銘

林氏皆祖九牧為莆大姓而居前埭者尤蕃將作監主簿知君
四世祖也君諱傳字叔珪早孤自幼場屋頓挫乃盡力教子熟
致名師榻迎嘉賓諸子競力於學與朱孺人益勤生葺家累分
銖為幅尺拓瘠饒瘠上為腴然他人為之者或損譽喪德或畜
豐適中不以儉廢禮有無相資不以富害仁寡人昏暮扣門謁
必有獲蓋君資龐厚而孺人又輔之以賢智里中稱其長者紹
定壬辰以希孔入學霑恩封迪功郎淳祐改元希孔擢第轉承
奉郎人謂君夫婦壽祿未艾也不幸孺人先卒甫祥禫而君病
初若無苦者君前知將終以家事傳子曰吾幸有薄田舊廬汝

輩能讀書寡過吾目瞑矣卒以淳祐甲辰七月己亥年六十七
三子希道次希孔迪功郎福州長樂縣尉次希吉二女長適吏
部侍郎劉公季子克永次適文林郎方伯春蚤卒孫男一人孫
女三人其年十二月壬申諸孤奉二親合葬於北亭山之麓從
治命也初佛者黃涅槃為君鼻祖武衛公卜葬烏石峯曰鳳皇
展翼形也後君之宗上下數百年科第簪紱不絕人以涅槃為
神墓師必稽焉以余所聞考之既葬而露其棺之前和者有不
知其墓者然其後周公孔子出焉豈天生德不可以常情論歟
抑其偶然歟吾意涅槃復出必曰科第簪紱不絕詩書之澤積
善之慶也君葬處近武衛冢一牛鳴許亦吉阡云君曾祖天倫

祖伯成迪功郎父高銘曰 竇氏五桂義方力王氏三槐由陰
隲君亦好善著州域三秀煜煜燦珠璧仲也策名探囊獲勉哉
聯翩季与伯其祥不專在兆宅

趙孺人墓誌銘

余六任觀廟而食崇禧之祿最久屏居野外人知余不沒用凡
求名利而西者與得所求而南者鮮及余門徑草沒膝一日有
新章浦西尉立君雙薦求謁袖西山先生與其大父遺墨數幅
俾余跋尾意甚眷。察君之色若將有求於余者叩之踉蹌而
對曰吾婦趙氏將葬丐子一銘可乎余辭以老病不任君抵溫
陵以書來求益堅余大兒與趙有連亦累。言之按孺人名善

意曾祖仲忽檢校少師建節開府判大宗正事贈太師謚簡獻
祖士瑀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贈太師謚忠靖父不慮右監門
衛大將軍果州防禦使提舉明道宮贈承宣使新興郡公母令
人任氏少孤依兄曰歿依堂兄潮陽通守善夢通守以貴下
人謂孺人門戶貴盛在前代為翁主在先朝為族姬非以貴下
人者已而事夫順處妯娌和待妾媵嚴而慈自以不逮舅姑奉
夫主母甚謹立君嘗薦於鄉既姻濮邸法不拜官有沮格之者
將如京辦理孺人曰吾伯姊嫁吳中久別思一面盍偕行乎及
立君補授初品孺人喜又勉之曰士當自奮毋徒為恩澤侯也
俄而立君再薦于浙孺人益喜庶幾夫子之果成名也是歲立

君挈其孥還里而返試禮闈孺人以疾終于家年二十八淳祐
癸卯十二月丁亥也明年十二月辛巳葬於晉江縣興賢里三
峰坑之原男呂孫尚幼立君愴孺人備四德之全而不偕一日
之享欲使孺人托余文以傳者或警余曰子禁綺語而操彤管
乎余曰蒙叟不云乎既謂之人烏得無情余昔亦踐此境每讀
潘騎省章蘇州諸人悼亡之作輒悲不自勝猶謂久必消磨今
老矣而其哀如新以情度情立君有斷絃之痛而無鼓缶之歌
也銘曰 閔昂貴兮曾神明顏舜華兮德和平方好合兮琴瑟
鳴忽變滅兮電電驚樂極兮哀生 往兮逆陳悲哉柰何兮托
於斯文

陳處士墓誌銘

乾淳間莆之學者皆師艾軒其高弟曰林田字叔疇艾軒死嗣
為鄉先生席下常數十百人經指授者多為達材成德而先生
竟老死布衣君先生子也名子恭字安父學先生之學志先生
之志亦久出不改其操以卒年五十八後十有三年淳祐甲辰
臘月甲申子駒蒞君子園清里湖頭之原使來求銘曰吾祖吾
父生不食其實死又無以發其潛駒為弗子矣余聞其言而深
悲之昔張禹以論語桓榮以尚書起家皆身為師傳責極人臣
禹諸子列九卿諸曹榮子太常孫太尉列侯二書無負于二子
矣先生學通禹榮所不能通者然而無二子之榮遇有再四之
不逢豈其懸於天而無豫於人耶夫天道逶迤而難見儒効迂
遠而不近孔氏自考父至周末異代而夫子生焉王氏自博士
至銅川府君六世而文中子生焉修為人也遲速天也况駒賢
而文安知非餘慶之所在乎君二子駒長也次騏後伯父二女
嫁朱體誠余國蘭孫男五人銘曰 吾先君子學於叔疇吾猶
識君揭於茲立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王氏新昌人年二十歸於新臨安府右司理參軍曾堅生
二子男回女嘉俱夭淳祐乙巳五月戊午孺人卒年三十四明
年三月甲寅葬於山陰茶山按王氏去烏衣入剡自武毅始孺
人於水心葉公所誌長潭公為伯祖於寶齋王公所誌孝友公
為皇考一門雍睦江左舊族也曾氏去章貢居越自文清始參
軍於文清為高祖於侍郎為曾祖奕世文獻本朝名家也孺人
幼事父母極孝既嫁事夫之重親尤謹以柔順處族戚以慈恕

待妾媵以勤約持門戶舊患手痺及莖孝友公大雪視定毀慟
屬疾返舍不起曾氏尊幼哭之者皆哀而族咸州里聞之者亦
莫不失聲嗟惜焉余觀昔之名家舊族有一再傳而泰歎紹如
歌異向群慚寔超畔鑑張許子弟不能通知二父之志者多矣
孺人一女子而能泝兩家氏族之源委續百年慈孝之氣脉可
謂賢矣初棘鄉侍郎隆乾間辱與余大父游參軍伯父蕙庵辱
與余游於是蕙庵將八十矣以書來曰堅婦將莖子宜銘孺人
名幼平母杜氏孝友公名夢月蕙庵名黯銘曰 猗孝女亦賢
婦石可泐名不腐

林寒齋墓誌銘

淳祐丙午詔以迪功郎林公過絕意干榮杜門樂道特改合入
官主管仙都觀仍下福州給札令條其所欲言者守帥遣吏致
上命君頓首素屏早衰因而退處本無高論政尔偶然不足當
朝廷優禮州以君癸牘上尚書詔不允君又言義可無取拙不
能言惟有不取不言可以自明願得瞑目為山林之民其九月
丁亥以疾卒于家年五十八君世居福清之石塘配陳氏前卒
莖清遠里翁坡山之原二子合同以其年十二月丙申奉君合
祔初寶章公當任子君不欲仕公強之調寧化尉不忍去乃翁
乞奉南嶽祠及寶章公版闕或為君外移得建之戶掾辭不行
舍前有隙地稍植竹樹疏沼築室其間扁以寒齋終其身不

漫出君性本慈孝晚尤溫恭然教行於家子弟甥姪皆力於善
肅然若恐其檢責也自脩而已未嘗律人然行著於鄉比閭族
黨達于郡國一有不善惕然若恐其聞知也親友仕而貴倦而
未歸者必相傲曰得無為寒齋之愧否有位者下一今行一事
必卻顧曰寒齋不以為厲民否君子立無同儕野處無寸柄而
遠近翕然宗之方山之南蒜嶺之北隱然有元夫鉅人在焉李
公韶佐春官薦君榻前方公大琮除次對上君自代趙公以夫
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藹議君君會薨不果俄李公召再薦朝
廷亦知君遂有前詔是數君子者雖力相推挽猶自謂不足以
重君而惟恐君之為以晚已也君終歲不出戶而商論世事耐

酢物能裁量人品毫黍不差東書高閣隱几永日而單辭半句
流出肝肺者字字可傳素羸自四十以後蕭然單栖日或蔬食
取諸物者狹而望于天者嗇視名與利猶臭腐身與身家猶旅
泊也其學邃於性理兼朱陸晚益精詣所著有求心錄六記百
詩別藁存窮士貧女二吟雜詩文百餘篇餘悉焚去屬續留詩
別其故人遺言以隱服歛昔楊雄陶潛皆好恬靜不慕榮利然
雄係累世故濡足不去潛超脫俗網引身高翔故先儒書二人
之卒於雄曰莽大夫於潛曰晉處士豈非出者危而處者安留
者損而去者全欤然則書曰處士林君之墓者非惟君之素志
亦吾儒之家法也君子養正其世系詳見寶章公之誌云銘曰

猗君所立與天壤俱超乎畫前復於性初以為釋耶則踐乎
實以為老耶不致乎虛採千古之秘寶而獨得叢一世之苦淡
以自娛余所述者迹之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摹有欲求之於
君之書

少奇墓誌銘

少奇劉氏名偉甫余仲弟無競之子少頎皙美風姿机警善辭
令入而事王母父母諸父兄怡然其順也出而接姻族朋友隣
里鄉黨盡然其和也幹家盡應世務綽、然餘裕也記群書評
古事纒、然可聽造為律詩殊清麗以父任補將仕郎淳祐甲
辰年三十矣入京銓試得瘳下疾服藥灼艾不瘳以六月甲午

卒於客邸從兄強甫為治棺殮訖至州里之人皆惜、為吾家
惜而吾母魏國太夫人聚族哭之盡哀母宜人方氏生母孟氏
娶朱氏生巧女今十四歲繼顧氏生男存僧又庶生顧女存願
之生少奇已不及見俄皆夫自喪歸至祥除無競之悲痛如新
求解溫陵郡綬歸營窆事初少奇葬朱氏予壽溪之陳倉以丙
午臘月某日合祔嗟夫人患無子也若夫長成矣秀美矣如此
之久成之如此之難奪之如此之速智足以知吾家典刑文獻
之傳而不使之嗣守材足以在聖門言語政事之科而不得展
完翳青春於長夜埋白璧於黃壤可悲也夫少奇嘗語強甫曰
人修短不可期其他日倘得伯父誌乎強甫白其語余為一慟

無競名克遜今為朝散大夫直祕閣主管崇禧觀銘曰 生而
玉雪在予目也俄而電電去予速也久而冰炭攬予腹也定而
松楸近予麓也悲夫哀哉命之不可續也

審淵弟墓誌銘

君名希深字審淵年五十五淳祐丙午九月甲子卒配林氏三
子吉甫矩甫南甫南甫後伯兄都官二孫尚幼明年八月丁酉
塋君於延壽山之原大父諱朝父諱起晦仕皆止館閣年皆不
登五十而在當世仁人志士之目君素修潔又習見家世舊事
故自重而寡諧時人或以華藻發身君悔少作不為或以机巧
成家君無一錢悖入故久幽而終寡然余觀發身者多合世而

離道成家者類損物而喪德以此賢君敬君而於君之死尤致
其悲焉初丙麟臺公立節高遺業薄小麟臺公當任子輒先愛
弟君遂終老布衣談者至以廉讓為迂嗟夫信斯言也顏回有
屢空之悔夷齊抱失國之恨矣彼戚君不過而又迂君之父祖
者惡足以裁量吾家哉君雖隱約以歿而吉甫與二季俱力於
學天將有時而定矣銘曰 昔在伯起清白傳子德公所遺曰
安而已清猶近名安則履常余嘗論之龐賢於揚嗟乎審·淵
斯人之徒尔歸甚全吾銘不誣

習靜叔父墓誌銘

淳祐丙午七月壬午習靜劉先生卒年八十二明年乙未十月

壬午葬於方林山之原配徐總方子男三人歲擢戊戌第宣教
即知古田縣克家克忱克家前天歲執先生之喪以毀卒女三
人孫男六人性甫德餘尚幼先生諱弥邵字壽翁著作公之季
子早孤苦貧有手澤書數厨先生與諸兄卧起其間飢以充饋
倦以充枕後皆知名先生尤精博一事一物未通求之弗措其
字謫其簡脫其義疑必反復研尋歸之是而後已載籍以來莫
不鈔纂而原本粹然一出於經其考論古今斷制義理一以洙
泗閔洛之語為準程他人為之者或先傳而後倦或色取而行
違惟先生真知實踐自童至耄堅確不變循々然有先匠之道
焉恢々然有父兄之容焉始而宗族稱之久而庠序化之晚而

一鄉一國之人尊之凡里中佳子弟良士友多先生口講指畫
之餘也先生終歲杜門罕與人接惟執經於陳公師復評史於
鄭公子敬問易於蔡公伯靜有易藁漢考讀書日記小記深衣
問辨杜詩補注各若干卷劉氏自兩翁起家三世登科第者八
人五入館一持橐先生獨褰裳掩鼻視若晚已饗晚粟如太牢
處陋巷如華榭舍後有古木鉅石先生誅茅其顛杖屨日一登
臨著作公無十金之產一丘之田先生安之寧困不枉道以求
亨寧貧不害仁以為富少食于學晚歲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
俸卻不取眉山楊棟於學創尊德堂以舍之先生不拒亦不留
歲過裡需先生例授京秩告下憚先生不敢白屬纊猶為諸孫

講南軒孟子一章時楊侯使本道復論薦於朝而先生卒矣前
塋克忱哭請銘克莊哭答曰禮幼不誅長吾何敢銘吾季父也
夫昔子長孟堅皆自述其先世克莊常待罪太史凡當世山林
立園之士皆得以秉筆記載况吾季父之賢學醇儒也節逸民
也銘之不可已也銘曰 貴人之所欲兮譽或損而謗喧生人
之所羨兮耄有及而智昏彥回期頤至司空兮適以辱其門戶
轅固九十老布衣兮豈不賢於公孫於嗟先生天年之高兮天
爵之尊其人雖亡兮其書則存

陳孺人墓誌銘

余既乎寒齋之序同舍哭且拜曰先君之塋大人幸書之而揭
於宰上矣先母未也敢以請按孺人陳氏世為福清人少警慧
儒釋書多所通古今佳文章皆記誦父母艱於擇對年二十七
歸於寒齋事舅尤孝辭氣容色之間寒暑飢飽之節左右體察
毫髮無違里之奉親者莫不以寒齋昆弟孺人妯娌為法性儉
質無袷服珍飾惟於祭祀賓客極其隆備寒齋將棄官奉祠告
寶章公曰與若婦謀之寒齋以告孺人曰此吾素心也議遂
決其卒以紹定辛卯臘月朔日年四十六塋以壬辰二月某日
墓在清遠里翁坡山二子曰同日合昔曾公子固序列女謂後
世學問之士徇於外物者往以家自累余味其言而深悲焉
因思老萊黔婁冀缺於陵仲子龐德公梁鴻之流皆避世無問

抗志不出豈特若人之賢哉其閨闈之內趣尚如一雖蔬食布
被鎰耕辟纒采藥賃春之陋相安如富貴相敬如賓友烏乎此
詩人形容之所詠劉向屏風之所圖也孺人之事近之矣始寒
齋嘗與人曰士處世行吾志苟耳未知妻子與吾同好否既而
終身隱約晚被詔書物色連疏與避不拜而卒名全而節高以
孺人相其始二子成其終也銘曰 閨房之秀山林之友同合
之母寒翁之偶

方寧鄉墓誌銘

余友方巖仲十年來以其王父寧鄉大夫君宰上之銘屬余
思鈍久不克就巖仲見輒面命別去隔江湖嶺海書督趣無虛

歲余晚蒙恩放還故山巖仲又來責諾余矍然起謝曰寧鄉仁
人志士也巖仲孝子順孫也余雖眊荒其敢辭按君家譜始居
陳岩山至烏山府君克遷白杜傳三世至二金紫公白杜之方
益蕃長紫金諱峻生威武軍節度推官元采字道輔節推生隱
君余隱君生南海尉畛生迪功郎應君皇考也君諱壬字若水
擢淳熙丁未第為漳州長泰縣主簿秩滿闕陞從事郎知漳州
寧鄉縣未上慶元丙辰正月某日卒年五十嘉定壬申五月某
日葬黃垓山配徐氏後二十有六年卒附焉一子伯佑二女適
進士李雄吳立義伯佑二女李增皆已卒一孫巖仲也曾孫建
君在長泰太守朱文公請主學君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

文公今諸邑皆做此舊取錢穀於陂塘以廩士君草去以廢寺
田代之邑有補足鹽始沿兵興敷借後以為常賦他邑取諸牙
貌君言長春契錢僅當鹽額三之一餘均之主客丁民力可哀
文公為等第寬減又蠲僧寺子斗錢罷科茶錢皆君發之龍岩
灣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斃於佃戶鞠驗皆曰
服毒太守司諫鄧公委君閱實卒佃伏誅二冤獲伸初筮簿俸
散施烟舊至無以其歸裝與弟中友愛家人謀析先世田戶既
具草君流涕不忍視而止以君之行誼志業而僅得中壽早秩
以死前輩風流既盡後生耳目不接日遠日忘非後死者之責
乎初道輔幼與伊川同學至老情好不衰君亦受業于文公夫

師友之誼大矣孟喜以改師法見損叔孫以不薦弟子獲愆方
程朱盛時嗟生吹枯及其門者多致通顯獨君祖孫終老常調
以程朱窮不以程朱達也中更黨論學禁中徒掃影滅迹諱稱
門人而君家寶藏程朱翰墨以二師傳不以他師名也至於以
隱遁疑伊川以民瘼責文公有切磋無和隨其與做夫子之尚
左慕林宗之墊角者異矣嗚呼此固巖仲之家學歟余文成於
淳祐丁未距君卒五十有二年茲三十有六年矣巖仲名之泰
踵世科方以薦者改秩銘曰 吾家麟臺交不論讀其狀君行
字 實錄曰君計傳深溪窮谷士有設位民皆野哭彼饜殘者
慘於壘煖生歛怨誼沒孰尸祝君位甚早君齡尤促儒效迂遠

天道還復白楊欲枯丹桂載發勉哉後人培之勿覆

方揭陽墓誌銘

方氏之先有積善好施聞於里中曰福平長者君其元孫也曾祖中祖萬登紹興庚辰第監和劑局篤於教子即家為一經堂父達所交皆賢雋累贈中奉大夫君與仲氏寶學公少同薦於鄉開禧乙丑寶學擢上第君以濮卽恩授迪功郎尉香山有清名寓公或持節利路挽君入蜀以養親辭令香山有惠政舊以橫斂為常賦加取三百醵息白科鉅萬令乾沒之君痛蠲削歲失不貲更有餘力以葺興梁增學廩調循州推官為龍川縣銷逋籍錫月解丁中奉憂紹定庚寅以薦者改秩知增城縣慶壽

思轉通直卽丁母林令人憂服闋知揭陽縣端平甲午五月壬寅卒年五十四孺人趙氏武翼卽不劬之女一男選生二女長適晉江主簿劉強甫余子也次適陳璣君儼然端凝無所營瑛而雅俗兼通庶幾能定而能應者然歷官僅九考二邑俱未上其行事梗槩如此自君沒孺人持家誨子有烈婦風以淳祐丁未十一月壬申葬君於方山陂之原君與寶學皆孝友過人以中奉之鍾愛季也盡推先世田廬與之君遂清貧以死寶學既貴經紀伯季孀遺甚悉帥番禺五年念君猶在淺土每曰葬必吾待俄而寶學終官下汜不克會葬悲夫君諱大興字德厚銘曰君之位早故君之事微也然窮者達之基也家者國之推

也。君之分素而擇梨也。與夫食蘄而拔葵也。使其克之千乘之國。可讓而萬鍾之祿。可辭也。惜乎斯人之止於斯也。

方閣學墓誌銘

方氏自長官廷。範始居莆。六傳至福平。長者祐。析居後埭。生隱君。中隱君。生萬登。紹興庚辰第。監行在和劑局。和劑生遠。頓挫場屋。中年三子玉立。喜曰。吾可以隱矣。後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配碩人林氏。公其仲子也。諱大琮。字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為南宮第三。人授南劍州學教授。以那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飾宮廟。新器服。上官去某士。拒不納。去為江西漕幕。平大閘決險訟。兩造皆伏。時莫府多佳士。公與故相文清李公。今閣

學直翁徐公。尤知名。改秩知將樂縣。公在郡。泮已封崇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偕其孫曾款。謁松楸。祀八賢於學務。以禮遜迪民。剽悍革心。丁中奉憂。知永福縣。適值兵机。守隘立柵。禁港發粟。日不暇給。然延致士友。講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人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年之思。公自弱冠。據高第。著煥譽。人謂且立致貴顯。而深自悔。匿柳首。常調比。再服闋。五十餘矣。端平改元。公至在所。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監六部門。歷司農寺簿。兼提領安邊所。二年。遷太府寺丞。蘇氏或競園田。久不決。有張椿年者。為王府掾。佃堂帖下所給據。公持不可。曰。椿年小人。直欲奪百姓飯碗。惡知愛國愛王府哉。必行此。昏史足矣。安用士人。

三年擢秘書郎兼景獻府教授遷著作郎兼權侍左郎官除右
正言辭而後受首疏曰雲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
不得已令威福自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
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化一則
如拊愛子勵精之始每一札出萬方傳誦獨此二札讀者憮然
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麥飯無主矣檜死勒燔致仕今班索錫
第矣又曰通天地間一氣尔今氲氣流行為妖星為泮水為二
相不成為諸閭不協叛卒之變啟旅之闕皆氲氣之流注激射
也若一念之歉橫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盤鬱于兩間而不
銷誠能宣明洞達此歉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氲自弭別疏乞

用嘉祐紹興故事預選親賢然故王之寃不雪他日所屬意者
可保乎權姦之深不討他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
陛下宜自警曰炎興半守而猶半也不可當吾世而有金甌破
缺之形必裁抑近屬必檢扼官寺必不親敬直言必不漸來小
人必躬行與心聲相應天不可欺人不可愚也又宜責大臣曰
作遠雖壞而未潰也不可至卿等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必共圖
大計必共保大權人材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半寵公議天下
之公議豈必過為調護君不可欺衆不可蓋也上曰擢卿言官
論當體國公曰臣所言無非體國出袖疏曰今外無把握之力
內為安意肆志之事三邊功賞未報而後宮數十之豈一夕取

辦五閩將佐暴露而近親雙節之命同日並拜襄蜀流殍而諸
璫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木妖方興陛下倘以襄失蜀敗
為恥必至於後襄保蜀以荆搜淮危為憂必至於固疆場以民
愁兵怨為慮必至於護根本又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
者大臣也揀其源者諫臣也若但曰誠如聖諭曰非臣所能及
固恩惡寵大臣之恥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膽
怯臣實有罪焉又言陰潦連月都城雨色有異昔河北赤雪諫
官孫甫謂其端起於女寵侈費赤雪非雨比也河北非京城比
也臣身忝此官目覩此變所憂有甚於甫者上嘉納遷起居舍
人直前。奏事言陛下汲、然責群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

行欺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有能畫富彊之策歟群
臣又切、然望陛下曰淮南之封尚稽翰臺之悔不聞陛下何
不自為其為易然後責群臣以所難乎兼各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嘉禧改元後直前言朱熹常謂政宣大臣如早用楊
時可救一半今天下之才皆作遠斧斤之餘嘉定以來權魁極
力剗鋤存僅德秀了翁二人而已陛下當領太息傍徨之使而
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靈一為天所奪一為人所沮豈不大孤
人望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又曰今日獨一言路雖沮不屈有
齊南史相繼之風然向者清叟去中使宣留至再同列留之給
舍留之侍從經筵之臣留之曾幾何時範去內靳遠苗之使外

乏交留之章聖意日異士風日靡臣侍清光抗疏不勇前愧臣
清叟後愧臣範惟陛下聽許臣去兼權直舍人院董琳知滁州
公言琳奴才不可臨卽罷之京尹與權以火災乞削奪公乞俞
其請以謝百姓詔與權錫秩火後求言有李子道鄒雲從者上
書御筆並補將仕郎公封還曰昔方仲弓勸章獻立七廟范亦
顏請濮園稱親章辟光欲出岐王子外皆為先朝所斥今寡人
寒士揣摩希合傷陛下之友睦反從而官之乎卒寢其命初遠
相諱言綱常竄謫相望世以為戒及上親政後故王爵召真魏
洪三公褒贈前評事胡夢昱於是稍有續前說者殿中侍御史
蔣覲惡之疏劾四人而以公為魁築立殿上移時清置重辟賴
上至仁僅從薄譴公退而杜門謂同志曰某諫省第一義慙矣
猶擢記注掌贊書侍軒陛年餘斥去乃覲意非上意也主管紹
興府千秋鴻禧觀俄起知建寧府中寢四年除秘閣修撰福建
路轉運判官固辭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闕
人艱食起視事首發常平賑糶自鄉郡始至建則上四州尤貴
糶委寓士蔡君抗措置糶事且勉之曰昔文公嘗以諸司檄走
山谷所以煩文公者非諸司也百姓也部內有捐粟平糶者必
言其狀于朝朝漕計命脈在益公務存大體福之支邑不鬻笑
私販公行長溪縣民請抱鹽稅公曰備不可作刻人既食州鹽
縣復抑賣連城科夫擔運永福縱卒搜捕公悉禁止淳祐改元

除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制經畧安撫使再任禮部封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六年進寶章閣直學士因任治先風化不鄙夷其人以兼司俸盡送三學按朱氏所定禮更造冕服爵俎樽罍籩豆簠簋得編鐘十於南恩鑄足之取石於英韶以為磬行菜釋者十鄉飲者三廣俗過時不嫁曰老女無媒而合曰捲伴喪家享客曰崗齋有不葬而暴屍柩于野者長大不中笄者無男而立女戶者減獲病死而誣主者皆曉以義理求以條約雖鄙事必究極原本貫穿禮法書判多累千言少亦數百字廣人珍誦增推鋒軍春衣錢舊水軍出戍借一年糧公命別給免借尅郡計素窘公簡

儉節縮為備安四庫各積緡十萬先是楊公長孺嘗謂州用歲少數萬至公歲羨十萬改創清海軍門樓鉅鹿為諸道冠城樓櫓郡苑園堂榭皆出新意營繕華好如中州而民不知役四庫外羨錢尚十餘萬公儒者未嘗行巧取豪奪之政亦莫知其何以致此也公初南轅或曰傳長沙者畏卑濕收始安者歎瘴厲人之情也公此行能鬱久居乎公曰君言過矣上付吾方面不已重乎自公去國大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啟群臣之造辟士人之舉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然朝廷每難其代久之改知隆興府遣吏士輅新帥未至七年五月庚申感微疾乙丑終於州治年六十五積階至朝議大夫公在鎮五年晨出治事午未

小懇復出夜漏上數刻乃休已病猶自力屬續語不及私官吏
單民如喪親戚朝野嗟悼吾黨相吊皆曰無以繫世道屬人望
矣遺表聞贈四官為通議大夫公娶林氏侍郎簡肅公采之孫
能與公同甘苦先九年卒贈碩人塋嘉禾里之仁山一男演孫
承務郎一女前卒奉議郎新知瑞州新昌縣米應先其壻也孫
男女各一人公父子無跬步相離授代有日命演入京銓注既
發月餘而公捐館演觸三伏走萬里扶柩哀慟行路俚俗客死
者不返舍演獨奉公喪還第以其年臘月壬寅與碩人合祔祭
塋皆用古禮公少溫潤玉立眉目如豆晚節清羸特甚不以官
達為樂自號鉄庵平居問學抑畏自言四科之日最訥於言七

情之中所少惟怒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責育
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公性孝
友兄大輿弟大鏞經紀孀幼恩誼甚篤前塋演奉家傳諫草來
曰知先人深者惟一二執友矧軒王公邁既狀其行上之太史
矣銘以累子某受讀而有感焉自昔論諫之臣泛則人主之意
不悟切則言者之身常危以本朝數大節目觀之論濮事獻可
最切攻新法坡公最切諫瑤華道鄉最切排和議澹庵最切是
數君子者前雖坎壈流落後皆遇合光顯烈聖涇養作成之也
端平以後當言綱常者衆矣公最切然公未嘗坎壈流落外使
鄉部帥巨屏內列法從陛下涇養作成之也始某得罪與公同

傳歷數宰輔皆言峴中傷深未易解晚被收召辭不敢進及對
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數人淹留將老矣惟陛下省記上不以
為忤即日出宸翰擢少蓬俄而侍書惟攝詞掖矣以上之於某
如此知其於公無公他也使公亡恙上必引以自近善類有淺
合之理世道有將興之候矣嗚呼天也銘曰 偉哉方公士之
準的色夷氣溫外若可即其內方嚴鉄壁玉尺入居遺補出歷
方伯遠有諫草近有治績維古人物莫盛列國孔氏尚論指不
多屈曰僑遺愛曰貯遺直惟公所立今之僑貯世無左氏恥此

銘筆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

